



陳海山. 致給女企界. Chao Fook monthly

1971  
224 September

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in cursive script, likely a signature or a note, located on the blue background.

52  
36



編輯人  姚 拓  
 牧 矜 奴  
 周 喚  
 白 姦  
 梅 淑 貞

224 期

蕉風月刊 一九七一年九月號  
CHAO FOON MONTHLY, SEPTEMBER, 1971.

(牧矜奴作品專號)

蕉風出版社出版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馬來亞印務公司承印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友聯書局代理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馬來亞圖書公司代理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KDN 5106

定價五角

# 蕉風月刊 二二四期

牧鈴奴作品  
專號

專欄

封面設計 ○ 牧鈴奴

小說

牧鈴奴畫像 04 万 羊

牆上的嘴

05

燈

33

蠟翅

36

詩

絕處

42

訊號

47

怪鳴

48

粗月

49

劇本

(獨幕劇) 線人 51

日過午(啞劇) 65

石猴

67

性狂熱

69

兔醫

70

一隻渡渡鳥

70

翻譯

歸來

72

瑪牙

77

筆記

牧羚奴筆記

78

散文

序「梅詩集」

104

序流川詩集「晨城」

106

黃明宗的雕塑

107

風訊

109

編輯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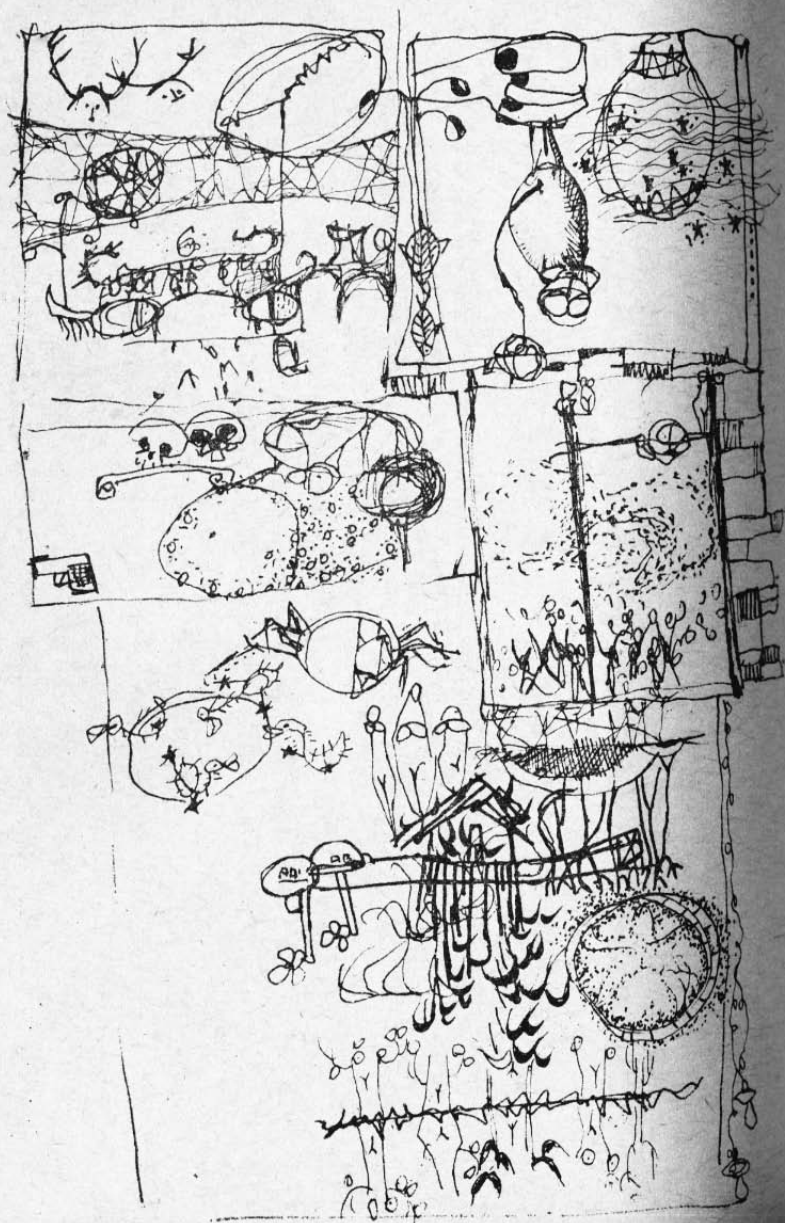




牧羚奴畫像  
歹羊作

3-6-41  
A-7-

# 牆上的嘴



三個裸女在洗澡。當然有一口井，只是青苔蓋滿井緣，苔綠由井緣一直伸入黑色的清水中，有幾根水草在透明的黑色中神秘地游動。一片銹黃的舊銹板，把井和一條人來人往的走廊隔開，這樣隔成一間浴室。三個裸女在洗澡。浴室沒有門，也沒有頂蓋，她們不時抬頭看天，也不時向身後的那個空洞望望。

他從隔壁的後樓望下去。他跪在走廊上，屁股向着一個樓梯。樓壁是用瓦形的銹板釘成，凹入的各個部份，形成許多個空隙。裸女抬頭，他的臉發麻，清楚看到她們的眼睛。他的眼光固定。她們的眼光在半空被一座樓壁截斷，她們低頭，安心地用椰鬃刷子大力刷身。

浴室是露天的。他有一對殺氣很重的眼睛。三個裸女在洗澡，浴室沒有頂蓋，她們不知道那已不是絕對的秘密。有一口井，井中沒有他的倒影，他的倒影在海面上，隨波浪到處搖動。井緣綠油油，水草無聲地縮進泥地，然後再伸入水中，浴室沒有門，水濺到老舊的銹板上，發出一種鬆弛的聲音。瓦形的銹板的凹入部份，每一個空隙都藏着一個蠕動的女人。他是一個臉部發麻的海盜。他的屁股向着一個樓梯，樓梯上一個人影出現，畏懼地爬動。裸女用椰鬃刷子刷着背部，她們不時抬頭看天，不時向身後的那個空洞望望。

有一個人，縮頭縮腦地在他身後說：「頭哥，貨已下好，菜姑說今晚可以開船。」

有一口井，他的頸上爬滿苔蘚。他出力把頭擠進泥土中。他的臉流動着水的冰涼。井口，一隻大眼睛，裸女把一桶一桶的水朝頭上潑下，他衝動地翹起屁股，向着來人的說話。

「是菜姑叫我來傳話的。她說今晚可以開船，頭哥，貨已經下好。」

他飛起一隻脚，踢中來人的臉，來人的鼻血噴了出來。

「對不住，頭哥，是菜姑要我來的。」

一隻水桶重重地打在他的臉上，他的鼻血也噴了出來。他再飛脚後踢，來人啊一聲，搗住鼻子，向樓梯狂奔下去。

他跪在走廊上。他伸手入褲袋裡，掏出一支自動手鎗，攔在樓板上。瓦形的銹板緣鼓起漣漪，而後演變成波浪。海推出一塊圓美的大石，石面上佈滿了細微的圓洞。三個裸女跪在浴室祈禱。海連續推出另一些圓美的石塊，渾然浮在海面上，幾叢水草從圓石的內裡流出，長短不齊的，因水的流動形式而作各種結構的變化。祈禱聲張緊在他跪着的後樓內，他的全身迸出冷汗，雙手開始發麻，指尖開始僵硬。

，麻痺像電流傳到上臂，穿過胸部，轉道向喉管直竄，然後停在嘴唇的上部。他感覺到整張上唇正遭受一種強力的拉扯，整張臉皮有被撕開的危險。他的下唇完全被顫動的上唇埋住。

她的嘴唇是淡紫中帶有微紅。學校的走廊人來人往。他們競相走告，說那個女學生死了。死了？怎麼死的？園丁正在花園中工作，從園中一口井打水上來澆花。她擠在同學群中，在花園中消磨一段下課的時間。據說她家人已經把她葬了。他偷偷地看着她，像看一張偶像的裸照。潔白的衣裙，幾顆釘在特別的位置上的校服的黑鈕扣，潔白的背，在墳場內持錘破棺的黑衣人。園丁正在洗刷一雙泥污的手。

「我的抽屜內都是灰塵，剛開學，地方髒得很。」她說。他的小手插在褲袋裡，手心開始發麻，一直麻到他的頸項，而後整個嘴巴被一種女性的談話壟成一個鳥的尖喙，在熱帶花草的糾纏中顫動。沒有人知道那個女學生的死因。總之，那天晚上，晚飯以來，他欣然走進浴室，把一扇鋅板製成的門門好，又把那個通向水溝的小洞塞住，然後勤奮地搖起褐色的芭水沖涼，水桶打到井牆的磚，發出幸福的響聲。

「今晚是演五梅哭墓。」

他認出那是一位患肺結核的老女傭的聲音。接着一扇鋅板的門關上的聲音。

地上已積了幾分高的芭水，他伏在粗糙的水泥地上磨擦了好久，才站立起來擦身。

「女且是真的流眼淚，不是用眼藥水。」

他蹲在泥地上，捏死那些從籐椅上打下來臭虫。側目一望，浴室的鋅板門下邊的空隙部份，老女傭白皙的屁股反映着室外射進去的微光。這已是潮漲的時刻，那人又出現在梯級上，畏頭畏腦地向着他那發抖的身形說：

「頭哥，大家都在等你。菜姑叫我跟你說貨都下了，今晚可以開船。」說罷，看到那支擱在樓板上的自動手鎗，心想大概子彈已經上膛，嚇得他又狂奔下去。

三個裸女笑嘻嘻地擦身。他的眼睛，由於門的虛掩而在下部形成的尖角，只能看到在尖角中的三個蹲在對面家門檻上談笑的女人。大紅的背景，白蕊藍瓣的碎花，以及幾顆金光閃閃的牙齒。他在顫抖之中嗅到輕淡的瘴氣，有幾隻菓子狸從他的眼前飛過。而老女傭正在打着幾粒花紋已經褪色的布鈕。她先剪好布條，打成布筋，細心剪段，縫上，最後花了六十年的時間，釘住衣襟裂口的地方，把一些肥皂的氣味包住。浴室的門開了，他立即閃到另一片黑暗，潮濕，鏽氣極重的鋅板之後，板的另一面，傳來一些歌聲。他的瞳孔縮成一個褐色的光點，集中在海面上浮動的幾塊棕色且帶有椰油味的浮木上，浮木攔



在兩塊露出在水面上的圓石的邊緣，妖淫地迎接著波濤。他伸手摸摸自動手鎗，生怕他的眼珠會在不察之間被一支極細極硬極尖的東西戮穿。他擦一擦乾凝了的鼻血，麻痺地看著那三個肉體裹在沙籠裡頭的裸女，淨潔地走出浴室。

他跪在泥地上，四週都是菓樹，瘴氣使他的抖動加劇。今天，他竟然又藉故跑到這個菓園來。

「你們這裡實在好，空氣好，光線够，四週安靜，最適合讀書作功課。我又來打擾你了！」

「歡迎歡迎。」

「十年寒窗，不外是想學成後能够作一點有益社會的事。」

「好志向。未來國家的棟樑。」

浴室沒有門，沒有牆，它是一個露體在芭野外的死水湖。書本丟在泥地上，瘴氣把他的身軀托高，離地數分，平平伏着。他回頭一望，在菓林尾端的那座亞答屋，炊煙直上，而湖邊只有幾隻羽毛沒有光澤並且因為脫落而顯得極不整齊的鴨子在那裡憩息，以及一些破碎的陶器。一個身穿沙籠頭勾後邊挽着鬆髻的女人帶着水杓走近湖邊。他顫動着，上唇向外伸出，像一片風中的敗葉，瑟瑟叫着。女人蹲在湖邊，用水杓搖水洗身，不時東張西望，幾隻菓子狸在她的眼前飛過。她匆匆潑完了水，站起來，快步走去，消失在芭野裡。第二個婦人來去的时间比第一個更短暫，第三個根本就沒有觸動湖水，只站在那裡猶豫片刻，便轉身走掉。野鴨已經不見，只剩下那些陶器的碎片死死堆在歲月的倉庫裡。

浴室的溝口流出一塊帶血的痰，老女傭的腳盤筋骨縱橫，吸盤一般吸住一雙磨得很薄的木屐。他出力從鼻孔挖下幾顆臭虫的腥血。雖然他的眼光被門遮成尖角，他仍然清楚記得，在尖角中的對家門檻上的三個女人之中，有一個已經逝世。正當園丁俯身向那口井汲水之時，他倚在了一支發光的橫木上，俯首看她在黑暗中掙扎，他也記得當他抬頭向上望，那支發光的橫木橫過她的下身，她正躺在他頭頂的空間微笑。課室內的桌椅重新擺好以後，抽屜內的灰塵也都打掃乾淨，她就不再回來了。園丁是沉默的，那口井却朝着他揮動一些神秘的水草。她有非常清潔的牙齒，這是重要的，因為她死後牙齒不會腐爛。

第二個呢？時間在她的眉心閃爍，當他整個人完全僵硬不動之時。他的每一根斷掉的微血管的管口都冒着瘴氣，地板上全是他撒下的冷汗。她周圍的女人都在浴室的門板上釘滿了生日咭，並且在浴室的梳粧台上擺設一些廉價的陶器，後來，這些器皿都破了，她依然白璧無瑕，只將一隻用藍色和綠色和白色的玻璃小片嵌成的孔雀轉向客人，同時為他們在剛剛煮熟的米飯裡擺上杏仁，擺上鬱金根和腰果。

他卑微地帶着一個塑膠手袋來到她的店門，那時她適從浴室出來，全身的血液都是白的。

「雞肉臟一元。」他用英語跟她說。

背光，排列有緻的汗毛。他搖雞肉臟時下臂碰到他的小腹。

「螃蟹一元。」他用淡米爾語跟她說。

她的大眼睛包住他的鼠眼。他的心在黃錦錦的香料中長出八根朱紅的足爪。

「羊肉一元。」他用巫語說。

大冷天，她的結構燙得驚人。他昂着頭，用鋒利的剃刀刮着頸項上的黑鬚，有一尊火熱的大理石像爲他抹去一些停在新鮮的鬚眼上的小小的七彩的血珠。

最後，他操華語跟她說：「飯，一毛。」

至於對家門檻上的第三個女人，當她解下上衣，拋在一張鐵牀上，時間老不客氣地在她的手肘摺起許多條皺紋。她的手肘皺了。爲什麼她的手肘皺了？他撫摸下頷的長鬚，想想腎臟的裂痕，便伸手掀開她的土色的嘴唇，對着滿口在磨損不堪的金壳中的壞牙傷心地發出傻笑。那是相當臭的，即使是忘我的接吻。即使他已呼呼入睡，他的鳥，在簾子裡寂寞地叫了兩聲，那臭味還是結得很厚。那臭味像一種用玻璃片刮着某種物質所發出的聲音，像蟋蟀的叫聲，間歇的有節奏的响着。「哼，做人有什麼意思！哼，你早就應該跟我說清楚了，哼！」一條又一條的打着細皺摺的粉末從玻璃片的邊緣掉下來，慢慢的，臭氣瀰漫着，一堆粉末。以前，他父親是在鄉村養鷄鴨種菜，現在沒法子。蟋蟀蟋蟀，蟋蟀把他的臉從泥地中掘出來。他拾起他的自動手鎗。他父親沉着臉，從一個矮門鑽出，門口一張噴白的紅紙上，隱約可以看到「竹報平安」四個字。他張開了小眼睛。「哼，世界上有那一樣東西是真的？」他不耐煩地吻着她。在沉鬱的臭味裡，「母親呢？」他的心窒息地問。廚房空濛濛空無一人。

「我們上次到山頂掃墓，有多久了？」

「三個月！」她又呵出一口臭氣，狠狠地掉轉頭：「哼！」

那種氣味，凝成另一個腦壳，包住他的腦壳。不僅如此，氣味跟着窗花的結構走動，向右彎，彎成一個螺紋，然後在中間張成一顆眼淚的形狀，然後繼續向左彎曲，也彎成一個螺紋。他呼吸困難，挖下一些鼻垢，塗在窗花上，他的指尖變黑，原來在高空上盡是灰塵。每一戶人家，他想，大抵都裝上這種世界性的窗花。氣味來回措動，她的頭髮雜亂地撒在沙發上，氣味由第一對螺紋描上去，描到第二對的

螺紋，淚形的鐵片都是往下滴的，螺紋是一對大一對小間隔着，由一串鋸齒狀的爛牙貫穿着，牙串上掛滿了難聞的眼淚。「我覺得沒有一樣東西是真的。我活着，爲的是要讓我自己以及我周圍的人感到快樂一些，我連這點也失敗了。」她開始哭了。蟋蟀蟋蟀，蟋蟀塞住整個空間，爸在房裡，她哭得死去活來，「母親呢？」他嗅到一種煮熟了的豬肉，加上香煙，土氣和花草所熬成的味道。

他的面貌顯得很是冷漠，心臟却是猛然跳動，而他沒說出半句勸慰的話，無奈地站起身，注視她雙手亂舞時手肘皺摺的顫動，他發現她的尖銳的哭聲完全是因手肘皺摺的顫動而來，哭聲，一片一片的，從她的手肘飛出。憐憫的感覺油然而生，他禁住氣，俯身吻她一下。「去！去！」他抹去嘴唇上的腥臭唾液，關住呼吸系統，再次俯下身去吻她。「你跟我走！」

站起來，由於身高腳長，三幾步便走到晒台。萬家燈火，可是，一切都是迷濛。每一格窗子就是一個家庭，每一個窗都有光亮，可是，沒有一個浴室的門口是有人影的，星期六晚上，每個人都去上公共廁所了。他轉身。父親僵僵背着背在灶前喝咖啡鳥。那對家門檻上的女人撕着頭髮，哭聲在一盞水晶燈的珠粒間閃爍。女人一脚向他的腹部踢來，他閃身，閃過一羣骯髒的蟋蟀，不敢呼吸，閃到大門前，開門，走到走廊上，跪了下來。右邊的鄰居的大門窗戶都關得很緊，一些男女的聲：

「噓——是……是呀……真……噓……索……臉……」

「……人……就是……噓……常常……脫……噓……」

「丟……不怕……噓……噓——唻——看見……」

「噓……噓……索——噓……是嘛……嘻嘻……噓——」

「……嘻嘻……噓——噓……那個……噓……」

「……還要……噓……噓……不要……噓……噓……」

「……啊……唉……搞……嘻嘻……真是……唉呀……」

「噓……索——噓……噓……索——噓……噓……」

他整個僵硬的身體的一些部份開始跳動，接着，其他的部份的筋肉也跳動，在噓唻的小聲話中，他的心是一口被下了毒藥的井，正起着可怕的變化；他心驚肉跳，汗如雨下，出力握着他的手鎗，子彈已經上膛。左邊的一戶人家的大門忽的開了，走廊的陰暗上現出一片光，一個老女傭走出來，走到欄杆旁

邊吐了一口痰，抬頭看天，就轉身走進去。他聽到一陣由遠而近的脚步聲，向梯口望去，他看到一個女人的臉，那女人立即加快脚步，一下子就在梯口消失。

梯級上的來人只叫了一聲「頭哥」，便聽到空中的鎗聲。他向樓梯狂奔下去。

他奔跑着。

（菜姑奔跑着）

光影奔跑着。

（菜姑奔跑着）

——一個中年婦人蹲在街口邊，在柏油路面上鋪着一張白色大膠布，膠布上擺着幾葉剛開的白菜，幾根不整齊的葱，幾粒蔥頭，幾條紅籬葡，以及兩顆一大一小綠得發亮的瓜。她蹲着，在她的脚前，有幾粒腐爛的大葱。她一直都沒有抬頭，用一把黑黑的小刀，把一粒大葱的第一層爛皮剝開，發現第二層也有一些腐爛。她小心剝開第二層，發現第三層的紫白相間的蔥瓣上又有一些土污的黃色。

「喔——」何處傳來一聲長長的但是衰弱的叫聲。

中年婦人剝到葱心的時候，那些污黃還在。她把那粒小小的蔥心擺到一小堆壞蔥裡邊去。另外有一小堆也是壞的，不過，還未重新剝過，也許在裡頭還存有一些完好的蔥肉。

「喔——」

她拿起另一粒葱，凝視片刻，忽然又伸手把剛才那粒蔥心從絕望的一小堆撥到還存有希望的另一小堆之中。她用大姆指按按蔥心，前前後後把那粒蔥心觀察一番，之後才繼續剝手上的另一粒爛葱。

「喔——」

中年婦人身邊出現一個五歲多大的男孩。

太陽一下子從街尾燒到老婦人挽在腦後的灰白的小髻上。她的禿頂給一條鮮明的黑布遮住。她脚前的兩堆蔥變成一堆，她擦一擦額頭上一層薄薄的汗，第一次抬起頭。

「喔——」

孩子默默地接過中年婦人手中的軟糖。街對面的五脚基上一個中年男子正在替人寫家信，附近一位小姐在問卦，占卜者給那隻卦鳥一粒金殼。一張黃紙，一張紅符，幾個張牙舞爪的草書。

「喔——」



賣鹹蛋的吞了吞口水，開始收檔。

中年婦人抱起吃糖的孩子。

賣鹹蛋的大缸口向着街，缸內只有幾條在陶綠色中旋走的黑土，每一顆蛋的蛋身上也都披着一條條的黑土，以及一條條蛋殼的淺綠。在藥壘的蛋顆中，夾有一顆打開了的鹹蛋，精液般的蛋白含孕着一粒柑黃的卵仁。太陽把全部的金黃都射進那個卵仁內。

「喔——」

（他奔跑着）

榮姑奔跑着。

人聲在翻滾的沙塵之中爆發，孩子的哭聲射穿每一沙塵的嘶喊和狂笑，日未過午，到處都是極樂的牙齒，眼角的魚尾紋，以及汗濕的高舉亂揮的手臂。「阿姑抱你，哭甚麼呀！」中年婦人出盡氣力，把孩子的腿捏得出血。「阿姑抱了，哭甚麼呀！」人們向着那個搭在半空中的H形架子歡呼，舞蹈，流淚，中年婦人死抱着孩子擠在千萬的眼睛鼻孔嘴巴之中，擠身向前，一直向前擠過去。「阿姑抱你，你看，看熱鬧，你看多熱鬧呀！你還哭甚麼呀！」許多個皮膚棕紅的男子抱着H形的架子兩邊的高聳入雲的長柱。他們一個接着一個，由冲天的歌頌托起，熱烈地抱住長柱，一手又一手，一脚又一脚，想爬上長柱。長柱塗滿牛油，他們一個接一個，從半空滾了下來，在滿地乾燥的黃土上炸起煙霧。偉大動人的歌聲飄揚着，莊嚴宏大的情操奔流着，心在激跳，手臂在伸張，戰爭的面貌在現形，皮膚棕紅的男子爬上長柱，皮膚棕紅的男子從雲中滾下，以感恩的心情鳩住折傷的頸項，割破的胸膛，扭曲的腰身。「你看多熱鬧呀！阿姑疼你，快別哭了！你看多熱鬧呀！」中年婦人出盡臂力，在孩子的腿肉上捏着。一個皮膚棕紅的男子以磁鐵的擒拿手法爬上長柱，群眾的哭叫把他送到架子的橫木上。滿是牛油渾身發亮的橫木穿過一個一摸就旋動一抓就脫手的圓桶。皮膚棕紅的那個男子心目極醉，身帶血仇似的抱住圓桶，從橫木的上部一旋就旋到下部，險些從桶肚脫身掉下，群眾緊張地伸出千萬萬的手，更大聲地哭叫。孩子的血跡斑斑的小腿亂踢，中年婦人大汗淋漓地向前擠去，「乖孩子，阿姑疼你，阿姑帶你看熱鬧，不要哭呀！」像被申在淨藍的天空中以太陽慘烈的餘光燒烤的皮膚棕紅的那個男子矯健地踢着滑溜溜的橫木推動着滑溜溜的圓桶，他領受一種家國破碎後的哀傷的眼淚的甘露，正視死亡，一下兒伏着一下兒仰着，一寸一寸地推近另一根使他感到心田龜裂的長柱。孩子的喉嚨已經分裂成一堆永遠接不上來

的部份，孩子尖銳地哭出他的沙啞，他張大嘴巴，紫紅的口腔裡，沒有空氣。「不哭了，乖，阿姑抱着你，不哭了，乖孩子！」皮膚棕紅的英勇的男子已經抓到且形架子的另一根長柱，滾滾的沙塵又冒起雷霆的哭叫與嘶喊。他像一個闖過大難的冒險者，感受到絕望的快慰，一直吐着一種得到緩刑的大氣；他壯着胆，看看腳下那個萬頭攢動的場面，終於仰起頭，在汗滴的傾注下，心頭一震，眼前一亮，在藍空中看到一個坐在長柱尖端的一個圓盤上的赤裸少女正向他作出仙女般的微笑，而在另一根長柱上的另一個裸女遠遠地跟他作祝賀的揮手。他力透柱身地擒住柱子，繼續向孀然的幸福攀去。孩子腥紅的口腔張着，中年婦人那條濕漉漉的暹網褲子黏住她的雙腿，但她仍然感覺到滾滾的熱煙不斷打她的寬大的褲腳直貫進來，孩子的胸風箱般鼓動着，但沒有一口氣從他的口腔吐出。皮膚棕紅的那個男子向上攀去，裸女嫣然微笑，她雙手托着一個翠玉的圓盤，盤中立着一尊純金鑄成的雕像，雕像的眼睛是兩顆光芒萬丈的鑽石，她默默看着那個掙扎的男子，一寸一寸地向着自己的裸身逼近，對他發出濕潤的笑容；她全身散出熱帶的顏色和光彩，她將吻他，她將給他一切征戰勝利的酬報，她將爲他誕生，再次回到地面上，成全一個衆望所歸的領袖人物最高貴的心願。人聲鼎沸，千秋大業的旌旗在飄揚，皮膚棕紅的男子像一隻蛤蟆一樣貼在柱身上，伸出右手，極烈顫動地觸到裸女一個脚趾的指甲，啊，觸到了！啊，我是神，黃沙滾滾，我是皇帝，煙霧迷濛，我是萬衆崇拜的偶像！啊，他急不及待地飛出雙手，想把整個裸女抱下來，裸女一驚，及時攤開雙腿，他撲了一個空，雙腳滑脫，整個靈魂從天外滾下，萬衆伸出看來像是要搭救的手臂，其實他們站立不動，他們只是搭救空無，而皮膚棕紅的那個男子翻了幾個筋斗，黃煙起處，萬衆驚喊處，他轟然跌死在柱身下，五臟俱裂，七孔流血，像一條死狗。群衆你抱我我抱你的又開始大哭大笑並且狂舞起來。

（菜姑奔跑着）

他奔跑着。

菜姑：頭哥，貨已經下了，今晚可以開船。大家都在等你。

他：不能出。

菜姑：極難得的上等貨，而且，拖延對我們一點好處也沒有。

他：不能出，今晚。

菜姑：那是爲甚麼呢？

他：有宴會。

菜姑：那你想拖到甚麼時候？

他：明晚。

菜姑：明晚，根據靈通消息，他們將在明晚加緊巡邏。

他：哼。

菜姑：再說，讓對岸的人苦等，會影響我們的信譽。

他：小事。

菜姑：我却覺得沒有別的事比這件事更加要緊。

他：想開。

菜姑：那麼該怎麼辦呢？

他：不是已經下了？

菜姑：今晚呀。

他：綁在船艙裡。

菜姑：要是悶死呢？

他：死狗蟻。

菜姑：我是說人家千辛萬苦找了來。

他：想開。

菜姑：追鹿的赤脚，穿靴的人吃鹿肉，這是最要不得的事。

他：小事。

夜空中停着一個巨大的用灰色帆布縫成的人造雲，一條細綱索把它栓在那座廟的一角飛簷。夜色如水，雲的接口處的半筋繩清楚可見，廟門的一條長街，全是紅磚砌成，街上有數不清的八哥鳥在走動。街兩旁插着引導的火把，廟門兩旁一對燈籠，光透出「天官賜福」的字樣。與會的貴賓各自吮着塑膠的奶頭，一尊烏黑的分辦不出五官的神像在香氣繚繞中鎮住一架打字電報機，電報機的字母輪轉着，的的答答地打出文字：上個星期接到字條在加上你寫留孤立一個人你再不會去了據我看我跟你坦白地說出來就是爲了沒有人替代你起見廟主不要解放你以及讓你出廟去外面離開門我相信假若你可以介紹有資格替

你在加上同意在香港部地方提建你以及請他們在閣內部請求作好你的名証就是了那當然從這點作代理替代廟主的時間在加上還有膳食等等較宜那就最好了嗎但是找到找不到還不知道了嗎祝你們都好過春天有好久我沒去廟或者街上你們同學開會的小館看你們談談我休息時生了疲就還沒功夫之前才要回這點來。神像的背後有一個架子，擺着另一架電報機，一個穿盔甲的人物正在打字：

電報機說：早安。他也答「早安」。電報機出現另一個「早安」。電報機問：你好嗎？他答「我好，以前的那個我不好。」電報機上出現：我好，以前的那個我不好。電報機問：現在的你不是以前的你？他答「以前的我是女性」。電報機重複：以前的我是女性。電報機問：她怎麼啦？他答「她躺在牀上啦，頻頻在浴室出入」電報機重複：她躺在牀上啦，頻頻在浴室出入。電報機問：爲甚麼？大概貴地太熱？他答「是熱一點，不過，她需要一點別的東西」。電報機重複：是熱一點，不過，她需要一點別的東西。電報機說：大概是她吃得太多了。他答「嘻嘻嘻」。電報機重複：嘻嘻嘻。電報機答：嘻嘻嘻。

他用一支銀製的長叉挑起一塊四方方的生牛肉，擺進一個青銅的小鍋裡，鍋下一支大型的矮身白蠟燭，香油微細地滾着，廟頂是青瓦疊成，屋脊上一顆紅色瓷片的龍珠，兩點金光繞着龍珠旋走，他取出那塊帶着少許血液的牛肉，在鋪着淺紫色的綢緞的長桌上的五六碟醬料中選了那種蜜白色的醬料，蘸了一蘸，便往口裡送，街兩旁的住家都由於某種事故而遷移到別的地方去了，廟的大殿內有兩根用上等黑漆搥得可以照見亡魂的長柱。

垂在桌緣的綢緞結着無數的花結，人造雲令人頭暈地移動幾寸，兩條黃瓷綠瓷和白瓷片塑成的金龍在天上戲珠搶珠，他啖着牛肉，看見一隻八哥停在一堆空的酒瓶上，另一隻八哥則停在她的左肩胛上。衣香鬢影，一個帶白帽的齋姑在切着一支色香味都水準的鮮火腿，她將一小片一小片的火腿夾進一小粒一小粒長形的麵包裡，人造雲的接合處，牛筋繩交錯的結構，封住一種隨時會迸裂的肉蘊，他心驚肉跳地看着她那微微突起的腹部。

「亦不想去洗手？」說罷，他把掛在胸前的塑膠奶頭塞入嘴裡。他感受到藏在右褲袋內的自動手鎗的重量。人造雲果然移動幾寸，天上出現一個明月，他又拔下塑膠奶頭，說：「去後殿。記得把門鎖好。」

她奸笑地看他一眼，把塑膠奶頭塞入嘴裡，並且在伸手去拿紙巾的時候，把一個白色的小信封塞入她的手裡，然後向後殿走去。



他接過信封，反手一送，一個戴鹿頭帽的男人便趨身向前，接過信封，消失在噪雜的貴賓之中。廟門前的街，無數的紅磚砌向一個海邊，在海天接合處，隱約一些船隻和奎籠的漁火。

一個滿臉皺紋頭髮全白的高個子走近他的身邊，遞給他一根哈瓦那雪茄，給他點了火，便裂開一張潤嘴巴說話，塑膠奶頭在胸前搖動：「事情進行得很順利。我吩咐他們，每天最少要回那家的天井拋一個酒瓶，使到他們沒有一刻安寧。我也派了一個警察去駐守在那房子的後樓，以示正義得到維護。他們整天聚在那個行事的地點，最近連蛇皮果的果核也丟過去。酒瓶的响聲大，碎片多，震撼力強，不過，一粒果核有時也會叫他們一家大小抱在一起痛哭！我的最新計劃是：行事地點離他們的天井固然只有四間排屋之遙，拋擲却要相當大的氣力，而且，他們家時時都有人在那裡守望，所以，我打算叫他們從屋頂來，由行事地點的屋頂爬到他們的屋頂，對準天井，從容地將酒瓶丟下去，安全而又準確。第二，我打算派人混進他們家裡，把酒瓶的嚙頭紙隨意塞在任何地方，櫃子底下，抽屜裡都行，然後找個懷疑的藉口進行搜查，最後就是抓人。你的意下如何？」

他答：「好主意。」

白髮老者接着說：「這株大樹拘垮，其他小枝節就不成問題了。這一次，够他嚐的了。那傢伙是有名的死硬份子，起初我們在給他的匿名信中要把他十萬元用舊布包好吊在門樹前的楊桃樹上，你知道他包了甚麼東西嗎？一卷舊報紙。不久前，在我們還未用酒瓶代替石塊之前，據說他曾經叫家中的一個老女傭化裝出門到附近的鐵器店買了四打的新斧頭，又叫人從芭裡買來四打扁担，做好武器，準備來一場巷戰，最後還是在我們派去的人員的規勸之下打消主意。這回够他嚐的了。攻心爲上，先把他們搞到精神崩潰，傾家蕩產，然後再談投降的條件。」他得意地微笑：「菜姑那方面怎麼樣？」

他答：「貨已經下了。」他摸着塑膠奶頭。

白髮老者說：「表理不錯。我的猜想果然不錯，昨天晚上，他們跟我說，在行事地點隱約聽到從天井傳出一些婦女的哭聲，我就想，貨大概已經下了。那你甚麼時候開船？」

他答：「明晚。」他把塑膠奶頭塞進口裡。

老者問：「今晚來不及嗎？」

他答：「有事。」他的耳邊漾起一些浴室的水聲。他看到一隻八哥色情地翹着屁股，站在紅磚路上。龍珠戲着那兩點旋走的金光，雙龍浴在月色裡，人造雲投下一個看來像是要掩飾某種慾念的陰影。後

殿的壁上盡是六國封相水淹七軍的壁畫，後殿的浴室傳出一些水聲，她的腹部微微凸起。

老者從一個銀盤上挑起一塊龍蝦的肉：「一到夜晚，就沒有人敢在那條後巷走動。我們已經成功地使那傢伙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雖然還有幾個他的同鄉，決心爲他效死，穿起黑衣黑褲在守夜，但是，他的經濟已經面臨破產，慢慢連三餐也會發生問題。前幾天，有一個小插曲，我僱用了一個殘廢老婦的獨生子，帶一個大型的酒瓶，瓶口繫着一個『闔家大安』的字條，到後巷去，從他們家後門直拋向天井。那小子是個劈柴散工，臂力真大，那一擲，瓶子打中天井邊一個房開的玻璃窗，根據行事地點的人員的報告，那四散的玻璃聲真是漂亮，那傢伙的一家大小像是遇到天災的難民，哭成一團。不過，劈柴的那個呆小子被他們的幾個守夜的人抓到了，被重重打了一頓，搞到連那個殘廢的老女人也跑去那裡跪在地上求情，結果，他們把我抓到我的辦公室來，我答應他們處理這件事，並且在他們的面前重重地賞那個劈柴的小子兩個耳光，把他關進拘留所內，至到夜了才叫他打後門溜走。此後他們的注意力全部移到後巷，我們便安心地從行事的地點向天井拋石塊和酒瓶。」

她從後殿出來，帶着一身香氣，並且把他的一對隨她溜進浴室的眼睛帶回來套進他的眼眶裡。她肩上的八哥的怪眼，使他重新見到他手持一對長剪跪在醫院的浴室裡剪着一團發臭的爛肉的景象，剪刀剪的其實是不斷的血流，而爛肉永遠剪不斷。白髮老者態度悠閒地走開，一間小小的亞答茅舍下幾個帶繡金紅頭飾的男人在燒烤羊肉，人造雲裡邊的氣氛膨漲着，藥味瀰漫，龍頭看去像是個朱紅的胎兒。

月的背部靠着一疋魚鱗的雲朵織成的病牀的牀布，瓦是翠綠的，她漠然地走出廟門，拔下口中的塑膠奶頭，也掃下肩上的八哥，站在紅磚上，在八哥鳥陣中，欣賞月色。

他丟掉那根哈瓦那雪茄，默默跟她出來，咬着奶頭，廟門旁的兩扇大圓窗監視着他們。街兩旁的人家都由於某種事故搬走了，她有一個微微突出的小腹，海天接合的陰暗處，一些正在行經的漁火。

「明晚開船。」他拔下塑膠奶頭。

她默默吮着塑膠奶頭。

「不得不走，實在是非常要緊的事。」

她無語，一心欣賞月色，又好似在作奇思。他的肉又開始跳動，嘴巴上唇又向前伸出。老鼠在她的牀邊跑來跑去，屋子的後樓破陋不堪，天花板上隨時會掉下一片石灰，蟲卵在地板上疊成許多小堆。這是再也無法整理出頭緒的演變和安排。她牀上的天花板張着一張塑膠布，蟲卵落在布上，組成雨的聲音

。搬走一堆雜物，或增多一個痰罐，與建築的即將倒塌沒有關係。浴室沒有頂蓋，抽水機漏出的是遠古的銹氣，她無力拴好那裂痕交錯的黑門，門上沒有鐵鉤，只有一根隨時都會斷掉的麻繩。「不好，原銀退還。」那個騙子說。他感受到手鎗在褲袋裡的重量。一條三千丈的可怕的膠管，還有一團骯髒的植物。「忠孝仁愛，沒有一個字可以做得完全，尤其是仁字，我為國家在前綫跟敵人打了廿四仗，結果我不敢談忠。」那個騙子說。她的血沒有源頭。

「我到海上時，你要特別小心。」他看着她的蒼黃的臉孔。她塗在臉孔上的化粧品不斷地剝落，化成蟲卵，雨般打在他的顫抖的尖嘴上。「她的金木水火土都用光了，沒有碰到我，她的壽命只有一個月。」那個騙子說。騙子把她載去一間小室，她的膝蓋由於緊靠在小室的玻璃窗上而明顯地露出來。叮叮鏗鏘的金屬聲和沙沙的水聲，接着一種令人窒息的呻吟。他抗拒着屍臭的侵襲，不停唸着禱詞，希望自己不會誕生，不會被記錄，不會跟別人說出姓名，也不會跟任何一個個體接觸或者結識。騙子在她的額上撒聖水，並將一條神明的黃絲巾纏在她的手腕上，然後扶她進去浴室。海準確地排出潮流和浮木，以及一個新新的塑膠奶頭。

人造雲令人驚慌地移到一條金龍的上端，金光繞着龍珠，所有的八哥鳥忽然飛起，向四週飛去，引路的火燄搖幌，她跌倒在紅磚路上，看見一個披着長髮身穿白衣裙的女人站在她的面前微笑。他衝到她的身邊。她的雙眼向上翻，只剩下白色的眼珠，口吐白沫，雙掌緊收，頸上出現緊張的肉條，渾身發抖。他趕緊將食指和中指硬塞入她的口中。一陣抽搐過後，她的雙腳開始亂踢，她的雙拳在他的臉上亂槌，她的牙齒深深陷入他的指肉裡。她掙扎着要站起身，他用左手出力把她按倒在紅磚上。一種羊的嗥叫和豬的低吟從她起伏的肺部振盪出來。她依稀聽到白衣裙的女人寒冷的歌聲，並且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她。她掙扎着，歌聲像無數螞蟻咬噬她的聽覺，他的食指和中指硬得像鋼鐵，白衣裙的長毛女一轉身，周身揚起白幻的影了，向廟門奔去，所有引路的火燄都伸長頸項，幾欲跟她飛去。

她軟綿綿躺在磚路上，月的背部是一足鱗狀的白雲，天階如墨，他的右手藏在褲袋裡，心臟正在接受從露出指骨的食指和中指傳過來的極度難忍的疼痛。四周的陰暗中又現出一對一對的小翅膀，八哥鳥一隻跟着一隻從四周的陰暗飛回來，無聲地停在磚路上。廟的一對大圓窗向海面望去，廟兩旁的人家沒有燈火，他們不知在甚麼時候搬走了，她感到雙顎很是酸痛。一個戴鹿頭的人自動給他帶來一小瓶紅藥水，鹿頭人的出現，引開他固定在她一臉凌亂的脂粉上凝視，也引起她的重新找回來的懷疑的本能。

「他要給你甚麼東西？」她凄楚地問，又呆然地向他手中的紅藥水望去。

他拔出右手，出力往鹿頭人的臉頰掃去。鹿頭人吃了一記血水四濺的耳光後，抱頭向廟門奔去。他又把右手放進褲袋裡，覺得右大腿上一片潮濕。他安靜地轉過頭來，微笑地望著她，側身臥在她的身邊。

「他要給你甚麼東西呢？」她懷疑地問。

「他是賭徒，別去管他。」他安靜地對她說：「你看那些草。」

她有點恐懼的向路邊的草望去：「看甚麼？」

「你看那些草，真好看。」

月色到這個時候才勉強顯得有點美麗。

她看著一叢一叢在草葉上生長的月色。

月色移到她的針車上。車針閃閃，一絲絲的月光縫成他身上的一件衣裳。一疋白布，上面先出現一個用淡紅的線繡成的點，接着白布形成一個體格的模樣，淡紅的點向左邊牽去，繞一個圓，然後回到中心，繼續向右牽動，在圓中繞了一個更小的圓。月色捕住早生的露水，把淡紅的中點輻射成爲密密的圓圈上的扇形的流液。

月色移到一張餅乾店的桌子上，照着無數熟睡的紅豆和白豆。銀光遡越兩粒圓形的麵粉，在粉團的間隙處，有一粒綠豆在抽芽，一切都已熟睡，只有那一根嫩芽在呼吸含蘊在粉團裡的尙未被搓揉過的香油。一粒白豆打開豆皮的一扇小窗，伸出一支友誼的小指，敲敲一粒熟睡的紅豆，少頃，小指縮回，小窗關上。

月色移到一把吊在黑房中的三弦的琴絃上。一雙纖美的手掌出現，摸摸琴身，琴身伸出另一雙纖美的手，按在一個原子粒收音機的一對聲鈕上。月色把一條米色的紗巾蓋住琴，手臂和收音機，紗巾的巾面立即浮現各種活動的造型以及啁啾的聲音。一隻纖手從紗巾下伸出，掀開紗巾，月光全失，黑房中只剩下叢晶亮的青草。

月照在繡鳳枕上以及一滴溫暖的血。

月照在一片抽木上，一個雕工正在創作世界上第一張的木刻報紙。雕工的妻子是他的唯一的讀者，



忘記發稿日期，忘記截稿日期，忘記舊紙糊成的紙袋以及月蝕的消息。

月終於戴起黑色的單片眼鏡，在芭野外一間沒有頂蓋的浴室的上空佇足。一個青蛙以雙掌鉤住另一隻青蛙噴香的腋窩，共同騎在一輛單輪的腳車上，繞着一口古井旋走。浴室外有千千萬萬的青蛙屏住呼吸汗流夾背的窺伺着他們。他們分手後，彼此作出同樣的動作：把鼻子湊在手掌上細嗅。

月回到海上來，海中一座巨大的奎籠。

奎籠的晒魚埕是用長長的有節眼的圓木架成。埕上一隻小狗，在一盞小煤燈旁進食，一個五歲多大的男孩萎縮在小狗的旁邊。

「頭哥，你的手怎麼搞的？」菜姑坐在一間華麗的房間的地氈上，抬起頭，看見他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露骨的傷口。

「狗咬到。」

菜姑縫好一個枕頭套。她把一團團的棉花塞進套裡，然後打開身邊的一個鐵盒，從盒中倒出十條黃金，一小包鑽石，然後把黃金和鑽石藏進枕頭套，再塞上棉花團，最後用精密的針線縫住枕套，把枕套暫時擱在她那張華麗的牀上。

菜姑的女兒走進來，對菜姑說：「雞和作料都準備好了，媽。」

菜姑跟着女兒來到廚房，長長的圓木的排列下是不息的海語。廚房的窗口迎進海上的月，菜姑從香料的罐子取出一塊陳皮，十粒丁香，二片桂皮，二個草菓，一朶匙花椒，四個大茴香，三片甘草，以及五片沙薑。女兒信手拿起一粒丁香揆在鼻端。那種冰涼的香味使她覺得那是母親美好無瑕又充滿婦道的身段，丁香的香味是甜的，一根短小的花托，四個醉人的小瓣，托住一粒有含蓄的形式怒放內容的花豆，母親的造型是睡意的，她精神飽滿地看你，而你覺得她有一半是夢，丁香的濃烈永遠沒有醒來，丁香的褐色的氣味透過她身上那襲淡橘色的便裝，母親的嘴唇是甜的，他的父親因此生下了她。菜姑將各種香料洗淨，加清水及淺色醬油及深色醬油及五安士的冰糖，然後放進大鍋裡，用大火煮着。女兒又從罐子裡取出一片桂皮來細嗅，並且出神地望着工作中的慈母，像桂，母親的表情是自然而又嫻淑，一種帶有治病能力的香氣，桂是難得的，女兒想，她有這樣一個愛心渝恆的母親，女兒嗅着她那滑嫩的雙頰，年青的，不老的母親，莊重的桂香，她嗅着，嗅着她在教育她時所表露出來的一種高貴的容貌，桂香的構造，是她的感恩的構造。水煮滾，菜姑改用文爛之。女兒望着母親，又伸手入香料的罐子裡，取出

來是一個大茴香，工作中的母親一頭烏亮的頭髮平平向後腦梳去，中間分開一道髮叉，露出一道潔白的油質的濃香，她嗅出她的細秀的娥眉和女性特有的矜持，在大茴香的嬾嬾中，母親已經由人界進入神界，她的毛髮都是神性的，她曾經分給她自身的毛髮，然後爲她培育全身的肌膚，茴香有四個蓮瓣，每一個瓣都坐着一尊母親，她的四德以及令她流淚的福澤。菜姑慈謫地看了女兒一眼，隨即拿起三枝葱，說道：「把架子上那瓶玫瑰露酒拿下來。」她拿下玫瑰露酒，交給母親，遂想起母親瞳孔中的兩粒美到含有怪味的花椒。菜姑把葱放入香料汁中，然後加上三湯匙的玫瑰露酒，隨即將鷄浸入香料汁中，以慢火燙之。

「看了這麼久，都看熟了嗎？」菜姑問。

她嫣然一笑。

「這是最愛吃的菜。」菜姑說。

她嫣然一笑，海上的月映看毛毛的雨，草是濕潤的。她緊緊握掌心裡的幾粒花椒，純潔地望入母親的瞳孔，花椒有一種又美又奇異的幽香，像丈夫塗在自己身上的薄汗。

菜姑將鷄取出，放入冷水中浸。

「媽不在的時候，都要靠你了。」

菜姑將鷄取出，再浸入香料汁中，少頃，即取出斬件，排成原來的鷄形在碟中，伴上幾朵蔥花。月色照在一張精緻的餐桌上。奎籠的兩排伸入海心的不停搖碰的長木，趕着魚蝦，魚蝦的掙扎隱約可聞。

奎籠的旁邊拴着兩條上百噸的汽船。船上的人正在搬運一網一網看去像是樹膠的貨物。

他覺得牀在浮動，因爲他的重要又再次增加。一次出海，一月不歸，日子在褐色的海風和魚腥的四壁中消失，她珍惜他所能表現的每一種的實在。母親是偉大的，沒有母親，她便不能享受這種神聖的食物。她珍惜地吻着他食指和中指上的傷口，無限欣慰地說：「那條狗也這樣愛你。」一旦跟他親近，不論是生命或無生命的東西，在人間或者天堂，都會捨不得他。她看到一條衝動的狗，猛咬他的手掌，汪汪哭了起來。

語：

魚埋上的小狗縮在那個男孩的懷中男孩縮在水腫的夜的懷中，男孩披着寒冷的月色，一直在自言自語：「你ㄐ一せ（這）個く一又（臭）ㄐ一丐（枕）頭，阿發跟你講話，你不講話，你ㄐㄨ（沒）嘴，

阿發打你！

「ㄉ（哦）！ㄩ一ㄣ（枕）頭乖，不要哭，阿發抱你，餵你ㄎ一（吃）奶奶，ㄩ一ㄣ（枕）頭ㄉ（沒）嘴，不會吃奶奶。」

「你又不乖，你ㄉ（沒）穿衣服，羞羞臉，ㄇㄩㄇㄩ（媽媽）要打你。」

「ㄩ一ㄣ（枕）頭，阿發講個故事給你聽，從前啊……有一ㄩ一（隻）小貓咪，他不聽ㄇㄩㄇㄩ（媽媽）話，嗯嗯……一ㄣ（然）後啊……他ㄨㄨㄨ（哭哭）ㄨㄨㄨ（了），ㄇㄉㄨㄨ（沒了）。」

「ㄩ一ㄣ（枕）頭，阿發跟你玩咪咪ㄨㄨㄨ（假家）酒，阿發做爸爸，ㄩ一ㄣ（枕）頭做小明。」

（姐姐說，我們來玩咪咪假家酒，我做媽媽，跟哥哥說，你做爸爸，跟阿發說，阿發做小明好了。好，姐姐說，現在假裝是中午，我煮好了飯，都擺好在桌子上，你也很晚才回來，阿發你不要亂弄嘛！你做小明，小明在睡覺，睡在這裡，對了，好，現在爸爸回來了。）

——怎麼這麼晚才回來？

——公司開會嘛！

——開會，又是開會，誰知道你在做甚麼！

——唉！我一天到晚忙得要命。

——你不要騙人，你根本就是去玩女人！

（哎呀！阿發你不要亂動嘛！你看都是你，最討厭，把東西都弄亂了，不給你玩了。）

「阿發陪你ㄨㄨㄨ（睡覺），ㄩ一ㄣ（枕）頭跟阿發一起睡ㄨㄨㄨ（睡覺）。阿發ㄎ一（吃）手ㄨㄨㄨ（睡覺）。」

「小ㄨㄨㄨ（兔兔）肚ㄩ一（子）餓了，阿發餵你ㄎ一（吃）芹菜。小ㄨㄨㄨ（兔兔）Kiss阿發的手，小ㄨㄨㄨ（兔兔）ㄇㄉ（沒）咬阿發，小ㄨㄨㄨ（兔兔）耳朵ㄎ一ㄨㄨㄨ（長長），眼睛ㄨㄨㄨ（紅紅），毛白白，小ㄨㄨㄨ（兔兔）阿發摸你的耳朵。」

「小ㄨㄨㄨ（媽媽）打阿發ㄨㄨㄨ（了），ㄎ一ㄨㄨㄨ（臭媽媽），ㄇㄉ（沒）人跟阿發玩。」

（你這麼壞！）

「巴巴(沒)人喜歡阿發，阿發巴巴(自己)喜歡巴巴(自己)。」

「媽媽來，抱阿發……」

「阿發是YYYY的心肝肝……」

她感到子宮在張動。

「嗯，一天到晚不在家裡。」

「別亂想。」他用臂彎扣住她的頸項。

她感到雙腿已經失去。

她看到她的雙腿，而她沒有手臂，不能把分離的雙腿揀回身邊。

奎籠的圓木在有力的海流中打着圓木，魚類默默游入。

她的粉紅色的舌頭捲住一支甘草，舌下生津，月光的火燄在她的全身鋪上一層密不通風的薄汗，而她仍然欲着清泉。

有一種香，聞之如經歷一種深深的驚遇和過程，令她想抬頭但拾不起頭，美過細心的按摩，微微被揭露的秘密，以及讓某個人在某個部份作某種動作的應允。

室內有一盞年青的煤氣燈，絲的燈泡被一種飽滿的昇華了的壓抑激成透亮。

她永遠不想翻身。

她想抬頭，她知道海面上有一張古代的睡狀在飄浮。

她嬌弱地站起身，走去開門。她看到房壁上掛着一個婦人的黑髮。那不是母親的髮嗎？她為甚麼貼身在房壁上？她在做甚麼？她心驚肉跳的又把門掩上。她感到有一堆空氣硬在喉中。母親？她的冷汗迸了出來。她艱辛地吐出一口氣，再度把門打開，她怦然地看到那個背向她貼耳在房壁上的婦人的身影一閃就奔向母親的睡房。她整個身體發麻，久久站立在房口，無力移動。她無力地走去浴室，右手支着浴室的壁，俯首看着地板上的一個方形的洞，洞下是永不枯竭的海，她看到洞的四周生起許許多多的金星，飛向洞，然後滅入那個方形的海中。母親？她做了甚麼？總之，她把耳朵貼在她的新房的房壁上。

一切都太可怕了，感到昏眩。一切都是體的，包括在神龕中的那尊神像，母親早晚都要上香拜膜的神像。一個盛着清水的杯子，淨潔得像是空的，並沒有液體盛在裡頭，杯底慢慢爬出一隻蛆蟲，也長出兩個人的鼻孔，蛆蟲鑽進一個鼻孔，從另一個鼻孔鑽出來，清水的表面開始生起漣漪，清水越來越濃，



最後變成漿糊，蛆蟲爬動困難，蛆蟲的呼吸形成小小的氣泡，氣泡一個接一個破裂，一種排洩物的氣味直貫入她的肺葉。人們把一個服下大量茴香的女人埋在泥中，留下她的頭，露在泥土之外，她的嘴角掛着兩條乾凝了鴨血，她的身邊幾隻斷了頭羽毛凌亂的死鴨。大大的榕樹下有一個陶塑的容器，內容一縷女人的頭髮，一張褪色的相片，一些丁香，還有一個帶有綠色符號的指甲。三個張口咬住椰鬚刷子的裸女在她的眼前走過，祈禱聲張緊在她的浴室內，潮聲不息，一輛神轎向大海衝去。母親？媽，親愛的媽媽，妳的衣褲都有斑黃的痕跡。

一條長長的藤繩吊住一個小水桶，她捏住繩頭，用力一抖，水桶翻身插入水中。她把水吊上來，閉起眼睛，從頭頂淋下，每一片流過她的全身的海水都是發抖的。

太冷了。她吊起第二桶的海水。

她吊起第三桶的海水。冷風立即吹乾身上的鹹水，又繼續逼出她體內的冷汗，使她感到渾身酥膩。

她從一個鹹蛋缸裡打起第二十桶的淡水，絕望地從頭頂淋下，海面响起叮叮鏗鏘的聲音。

她全身的血液逐漸變成白色。她從鹹蛋缸裡打起第三十桶的淡水。媽，可憐的媽媽。

她把一桶眼淚從頭頂潑下。

她逐漸僵硬。

她筆直地走出浴室。

母親筆直地走出睡房。

她的眼光筆直地插進母親的眼瞳。

菜姑感到五臟俱裂。

她的懷疑筆直地插進母親的神聖。

菜姑感到下身血流不止。

菜姑毫不表情地吩咐那幾個工友說：「艙口用黑油布蓋好！」

「都蓋好了。我們是想告訴菜姑，今晚的月光太亮。」一個工友說。有一隻汽船已離去。

「月光？」

「是月光呀。」

「掌舵的會看得更清楚。」

「菜姑……」

「機件都試過了嗎？」

「沒問題。菜姑，我們是說月光太亮，今晚上月光……」

「準備上船！」

一隻裝有兩架三十六匹馬力的舷外摩托的快艇飛到奎箱的繩梯下。

「出現怪物，離我們大約一百碼，跟在後面，打這個方向駛來！」一個來人緊張地說。

他冷靜地觀察着。

望遠鏡的鏡頭。

「小艇先離開，把重要的東西帶走！」他摘下望遠鏡，發命令。

包裹。包裹。月光。人影。包裹。

快艇的頭高翹，離水面尺餘，在月的表面飛馳。

望遠鏡的鏡頭。

海天接合處，一線平直的銀光，沒有黑點出現。

汗濕的手。自動手鎗。望遠鏡的鏡頭。

「黑點。」他說。

菜姑的眼圓睜。

魚埋上的男孩擁住小狗。

望遠鏡的鏡頭。銀線上的黑點。

銀線上曲曲折折响起狗吠聲。

「帶她的那個孩子上岸，你在尾嶼等我。」他摘下望遠鏡，向菜姑說。

「你呢？」

「留下來辦交涉。」

「何苦呢？」

「他們胆大包天。」他觀察着：「越來越近。向我們這裡。抓緊時間，先走！」

海面上有幾條狗，狗頭上都戴着小型的皇冠，一吠起來，海浪的浪尖就响起又硬又細的電器聲。狗

身全是淺藍的濕毛，月明如鏡，狗毛閃閃若有電光。狗眼是紫色的，有時整粒紫色的眼珠像一條紫色的膠管那樣從眼洞裡伸出來，浮在銀亮的浪花上。海風帶着騷臭的氣味，月變成一堆爛肉，夾在血流不止的結構中，狗齒像是不朽鋼製成的長剪剪上的利齒，咬着爛肉，一團在錯誤的時辰下形成的組織。

望遠鏡的鏡頭。他的多面稜角的眼珠。

一隻巨鱷浮出在洶湧的鏡面上，一本賬部擱在鱷背上，鱷口咬住一根筆，鱷尾頂住一個人造的老虎籠，籠中裝着一群雙腿黃錦錦的塑膠人。

海豚嘆息。

海豚嘆息。

明月張開一條破裂的大網，纏在網線上的千萬魚類，紛紛跳進海裡。一切都是空的，除了望遠鏡中那艘破浪前來的黑船。他的嘴唇又再次變成鳥喙，右腳的小趾開始麻痺，電力穿過他的全身，最後停在他的上唇顫動。

鯊魚沖出水面，向空中拋出一支機關鎗。

他的胸前掛着一支洞簫。他把望遠鏡丟進海裡，他的手鎗的子彈已經上膛。

「再見，頭哥，在尾嶼等你。」

他出盡氣力，把菜姑擁進懷裡。菜姑向四週張望，人絕望地讓他自己拖進浴室。洞簫有極其深沉的音色。有一口井，沒有遮蓋，饑餓地向不絕的歲月張開口唇。一切都是假的，即使是洞簫七彩的聲响。井緣的苔蘚已經有缺乏水份的現象，但水草繼續搖蕩，芭野外的鴨子的羽光已經沒有光澤，汲水的婦人繼續帶着水杓到死水的湖邊去。一隻衝動的青蛙吹奏洞簫，菜姑的牙齒正面雪白反面已經長滿黑色的牡蠣，她的手肘像是長時間壓在兩根棕櫚的粗皮上，她的眼睛斜斜望着魚尾的搖動。盜墓者掘出一個化石的書包。一個香料鍋裡只剩下幾根不能湊合的蟹腿。菜姑的口腔噲出一種玻璃刮着某種結晶而造成的打着皺褶的燥臭的呻吟，她的小復微微凸起。海豚哦哦地喘氣，魚網盡裂，狗吠聲愈來愈靠近奎籠的圓木。

一塊半圓的白石，以它的一個尖角頂在地板上，旁邊是那個方形的通向海底的木井。白石的中部有一條淺褐色的虛線把它分開成虛假的兩半。半圓縣空的上部比較凸出，凸起的椎狀上有兩個凹入的黑點。半圓石的下端分叉頂住地板，有兩根淺黃的浮木，靠幾條深紅色的花邊的纏繞，綁在半圓石的分叉的

尖端。

菜姑的齒肉由於長時間被硬度極高的洗刷品磨擦而現出發炎的跡象。在放大五百倍的情況下，菜姑的眼球是兩堆跟烏黑的酸蔥串在一起的紅色的鱖魚肉。

他感到一切的食物都是鹹的。他的雙手曲成兩個死硬的角，渾身不停發抖，他的血又一次衝擊着他的頭顱。

狗吠聲愈來愈靠近奎籠的圓木。

「走吧。」

「再見，頭哥。」

菜姑輕搖那個露宿在月色下的男孩的胳膊，他懷裡的那隻小狗忽然嚶嚶叫了起來。

「阿發……」

「嗯……」孩子睜開水腫的眼睛和喉嚨。

「起來……」

「嗯……」孩子惶惶地想站起來，但他一站起便無力地跌下去。

「起來！阿姑抱你！」

孩子聽到阿姑的聲音，忽然尖叫起來。那隻小狗驚走，嚶嚶低泣。

「不許叫！阿姑打死你……」

孩子睜大恐懼的眼睛，尖叫，旋即大哭起來。

菜姑抱來一個豆鼓甕：「阿發乖：不要哭：阿姑抱你去找媽媽……」

「媽媽……」孩子喉嚨發痛地叫道。

「阿發抱這個枕頭，阿姑帶你去找媽媽……」

孩子停止哭叫，淚眼模糊地看着那個發亮的豆鼓甕。

「阿發抱枕頭，媽媽在等你……」

孩子伸出無力的手臂，摸摸豆鼓甕，菜姑順手把孩子的手按住環在豆鼓甕身上，並迅速拿出一條繩子，把孩子的手腕綁在一起。孩子又哭叫起來，菜姑又出盡力氣把他的雙腳綁在豆鼓甕上，然後讓他在魚塢上嘶喊滾轉。



「放我——阿——姑——。」

狗吠聲大作。

豆鼓甕滾着。

海豚嘆息。

「放我——阿——姑——。」

豆鼓甕一直亂滾，滾到魚埋的邊緣。菜姑追過去，舉脚一踢，便把那個血跡斑斑的豆鼓甕踢進海裡。

「阿姑——放——我——。」

明月追過去，可是，海已經掩住豆鼓甕的甕口。

菜姑摸摸扒在地板上講夢話的女兒的頭額，覺得她的熱度灼手。她也摸摸那張被褥亂成一團的雙人床，覺得那張床也發着高燒。她抱起女兒，像抱起一堆舊衣物，心上蒙着灰塵。「假……知道……還要說……媽媽……」「媽帶你看醫生。」菜姑的頭額上有無數銀色的汗珠。「偷……偷……真臭……誰不……不放……」「可憐的孩子，病成這個樣子也沒跟媽說一聲。」菜姑的下身血流不止。「真臭……不可嗅……媽……」「媽在這裡，不要怕，孩子。」菜姑的心長出幾根朱紅的蟹足。她的腰部忽然酸麻一陣，她停下，在渡頭上望着懷中的女兒，雙眼泛起殺氣，可是，她的喉部也酸麻起來，覺得四週的語言愈來愈多，狗吠聲愈來愈有催命的力量，不能再拖延時間了，她把女兒拋進一艘栓在繩梯邊的快艇，然後輕快地跳入艇中。

他把幾大桶的電油倒入海裡，然後拔下一盞掛在一支網杆上的油火，向海水丟去。轟然的大火由海面捲起。他又將幾大桶的電油滾進紅艷的雲海中，油桶爆炸，鐵片在空中舞躍，火在空中向四面噴射。他在月的火燄中，一張通紅的臉，現出書生慣有的清秀的五官：單眼皮的鳳眼，不太高但是筆挺的鼻子，人中相當長，小型的朱砂的嘴唇，皮膚滑嫩，沒有一粒暗瘡。他的上唇有點尖突，下頷很短，額頭很寬，兩道眉毛細密，含有濃墨的顏色。而他的五官充滿着殺氣，他有一張殺氣極重的臉。火雲在每一個浪峯上追逐，擴大，飛騰，他親眼看到黑船船頭的一尊小砲向後轉去，帶走可怖的狗吠和鯊魚的戰歌，可是，潮流向他，火雲把整座奎籠捲到天上，然後由每一條的圓木以及每一塊地板的尾端燒起。「喂！我們是水船呀！你們怎麼放起火來呀？」一切都是幻覺，除了那隻栓在繩梯邊的唯一僅存的快艇，他奔

過去，親眼看到快艇的舷外摩托整個爆成一團煙花和碎片。「喂！我們是水船呀！」他已經走入一座萬紫千紅的熱帶花園，左手一支洞蕭，右手緊握自動手鎗。花園是雙層的，上層的樹林向上空生長，下層的樹木向下空生長，樹木的根相對交纏，纏成一條天然的分界線。草是紅色的，並且作火簇般的跳躍，他走在紅草上，腳底是一片冰涼的感覺。斑斕的熱帶魚由下層的樹木游上直上上層的樹木，花園的中部有幾隻千萬紅蕊組成的鳳凰，鳳凰都戴着珊瑚和水草的頭飾，他微笑地走着，眼前有幾隻火紅的彩蝶爲他引路。路上鋪着液體的星星，星的顏色是淺紅和深紅交錯，星的形狀因他的步伐而不停作改變，他偶一回頭，看見一群長相沒有多大分別的裸女跟在後頭，裸女嫣然微笑，他也嫣然微笑。他吹起洞蕭，他的手指一翹，火簇的音符便從洞蕭的洞孔竄出來，他又轉身，向那群裸女開火，海水從他的自動手鎗的鎗口射出去，海水射中裸女的肉身，癢得他們吱吱亂叫。「喂！我們是水船呀！你們怎麼放起火來呢？」他繼續向前走。他終於丟掉他的洞蕭和自動手鎗，因爲上空掉下一個巨大的蜂巢，打在他的頭上，蜂巢裂開，千萬隻朱紅的毒蜂包圍着他。他的雙手不停撥動，毒蜂在他的軀體的空間飛動，匯成幾股火簇的海流，他的雙腳亂踢，開始感到肌肉酸麻，心臟疼痛。花園金光閃閃，鳳凰展翅，斑斕的熱帶在樹木透亮的纖維組織中漫遊。他在火蜂的襲擊下掙扎，那些裸女站在遠處觀看，沒有一個想給他伸出手臂，只是對他嫣然微笑。他掙扎着，覺得身體輕飄飄的從一口井的深處昇上，一直昇到水面。

芭嶼浴在平靜的暗水中，芭嶼邊緣的網狀的水根，像是生長的厚厚的月光不能照透的玻璃之中，開歇的，樹林放出一聲長長的冷艷的鳥叫，菜姑想，那一定是一隻大鳥，躲在樹林的某個地方。

一隻水獺無聲地游近快艇。

水獺的暗色的頭部，微微薄薄地推着水面，頭的四周有幾層月光的皺紋。

水獺的頭浮在安靜的快艇的舷板旁邊。

菜姑帶着辦喪事的心情伸出發抖的右手，揪住水獺的頭，快艇安靜地傾向一邊。

菜姑把吸在他身上的破布一片片撕下來，他吐出一口一口帶水的呻吟。

她抱住一條光溜溜的火炭。他的全身找不到一根毛髮。她不停把口水吐在掌心，然後用掌心輕擦着他的發出銀光的骯髒的肌膚。大鳥又發出一聲冷艷的驚叫，菜姑想，他是美的，他變成一件破爛的衣服之時，才是真正屬於她的東西，他的頭顱沉重地吊在舷外。

一個六十五歲的青年坐在一間浴室外的一張小檯上，聽着浴室內傳出的疏落的水聲。浴室只有一片

鉸板，與一道寂寞的走廊隔開。浴室內一對赤裸的男女，男的一百〇五歲，女的一百〇三歲，身形高瘦，正是兩副在時間的倉庫中唯一僅存的皮骨的精英。一個大肚脯的老女傭替他們搬來一桶熱水，並且在熱氣滾滾之中替他們從一口古井中打起一些冰冷的井水，沖入熱水之中，滾滾的白煙直冒上來，飄出沒有頂蓋的浴室。

他的頭顱沉重地吊在舷外。

六十五歲的青年坐在浴室讀着一本破舊的通書。一百〇五歲的男子的眼睛是兩團小小的渾濁的液體，一百〇三歲的女子的嘴巴縮得看不見下頷，他們的蓬鬆的皮上長滿一鱗一鱗的褐色物，小復垂疊着無盡的皺褶，他們半蹲半坐在浴室的水泥地板上，大腿骨舉起的膝蓋與肩胛骨平齊，白煙滾滾，他們的手指按在小屁股上，艱辛地從某個空洞挖出一些黑色的東西，寫在鉸板上。老女傭挺着西瓜的大肚脯，幫老者擰乾兩條「祝君早安」的白毛巾，分別塞進他們的手裡，然後走出浴室。

他的頭顱沉重地吊在舷外。

六十五歲的青年隱約嗅到一種煮熟了的豬肉和花草和泥土的濕悶混合而成的氣味。男子抹着深深的腋窩，女的抹着一片貼在腹部的乳房，他們的肺葉噴出蚊蟲的嚶嚶聲。有一種氣味，是由煮熟了的豬肉，加上花草和泥土相混而成，石工正在雕鑿一個即將與一張石桌連在一起的香爐。

他的頭顱沉重地吊在舷外。

浴室沒有門，大肚脯的老女傭帶來一小瓶花露水，撒幾滴花露水於那桶熱騰騰的液體中，然後又幫老者擰好毛巾，塞進他們的手裡，走出浴室，浴室只有一片鉸板，與寂寞的走廊隔開，在走廊上的六十歲青年把手中的通書擱在膝蓋上。男子用那團溫暖的毛巾漫漫他腿間的一粒枯萎的花蕊，女子攤開毛巾，又折成長方形，把它貼在那塊只剩下三兩根髮絲的禿頂上，成群的蚊蟲在他們的肺葉內飛來飛去。他們彼此靠近，兩個變形的鼻子的鼻尖終於碰上，男子的頭微微移向右，女子的頭微微移向左，男子於露出對方永遠看不到的一種毫無重量的微笑。石工正在鑿打一個即將與一張石桌連在一起的香爐。

他的頭顱沉重地吊在舷外。

大肚脯的老女傭身著紅底白花圖案的衣褲裝，帶領一對手持拐杖眼鏡鏡片厚達一寸的眼鏡的男女到一間冷氣的奶吧，男的身著長袖白衣白色西褲，踏着一雙黑布鞋，女的身著一襲淺綠碎格子的旗袍。戴

鹿頭的侍者恭敬地送來兩本菜單，然後站在座位的旁邊。

男子以蚊蟲的嚶嚶聲說道：「讀書。」女子也以蚊蟲的嚶嚶聲說道：「讀書。」他們分別讀着菜單，臉上帶着骷髏狀的微笑。

十五分鐘以後，男子說出一個「沙」字。

大肚脯的老女傭跟侍者說：「沙爹。」

男子說：「不。律。」

老女傭跟侍者說：「對不住，是沙律。」

侍者問：「那種沙律？」

十五分鐘後，女子說：「醃。」

老女傭跟侍者說：「對不住，請等一等。」女傭側身向女子手中的菜單，女子以發抖的指頭指着「醃肉沙律」。

老女傭跟侍者說：「一客醃肉沙律。」

侍者抄了下來，答：「謝謝。這位先生呢？」

男子的眼鏡貼在菜單上，說：「讀書。」

大肚脯的老女傭跟侍者說：「對不住。」

十五分鐘後，男子說：「律。」

老女傭側身向他，看他指着「醃肉沙律。」女傭跟侍者說：「一客醃肉沙律。」

女子又說：「酸。」

女傭問：「酸梅湯？」

女子說：「牛奶。」

女傭跟侍者說：「一杯酸牛奶。」

侍者問：「甚麼香味？」

女子抬起頭對侍者傻笑，女傭大聲對她說：「他問你要甚麼味道的酸牛奶！」

女子轉回頭看菜單，說出一個「草」。

女傭對侍者說：「草莓。」



十五分鐘後，男子說出「好」。侍者趕緊接上去：「好力克？」

男子搖手答：「不。讀書。」

侍者不禁大聲叫道：「他媽的！」

女傭趕緊跟侍者說：「對不住，請再等一等。」她大力搖搖男子的肩膀，看他手中的菜單，大聲叫道：「你到底要喝甚麼！」

男子以發抖的手指指着「草莓酸牛奶」。

女傭跟侍者說：「對不住，是草莓酸牛奶。」

侍者喘了一口大氣，說：「謝謝。」

他的頭顱沉重地吊在舷外。

那對男女用齒肉吃完點心之時，奶吧內的燈已經一長一短的亮着。侍者聚在一個角落，都射出憤怒的眼光。其他顧客時不時轉頭看看那對男女，然後嘯嘯嘖嘖說起話來。大肚脯的老女傭倚在座位的背墊上假寐。這時，六十五歲的青年推開奶吧的玻璃門走進來，手上拿着一包東西。他走到那對男女身邊，打開那包藍布的包裹，取出兩條新鮮的青香蕉，分別塞入那對人瑞的手中。

男子微笑地從褲頭取出一個藍布包裹，打開，沾沾口水，抽出兩張票面一元錢的紙幣，並費了另外半個小時的時間，算出四個五毛錢的銀幣，三十個一毛錢的銀幣，十二個五分錢的銀幣；女子又費了另外半個小時的時間。把那堆錢從頭到尾的摸過一遍，然後把頭顱湊近男子的頭顱，兩個變形的鼻子的鼻尖碰着，頭顱開始輕微擺動，兩個鼻尖磨擦。整個奶吧塞滿鉛重的大笑聲。

他的頭沉重地吊在舷外。他似乎嗅到薄薄的花露水的香味。他睜開了眼睛，看到一隻手，從一口井中倒抓出一個胎盤未脫的血淋淋的嬰兒，放在月球的表面上。笨姑看到海盜的眼睛鼻孔嘴巴和耳朵流出一種暗色的液體，液體流過他的臉，滴入波平如鏡的海中，激起一圈圈令她心醉的漣漪。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五日

# 燈

我希望我是在夢中，這樣，我就還有醒來的時候。醒來的時候，我會繼續看到白天和各種各樣方便生活的現代化設備，還有就是看到我的初戀。每一次心的轉折，終不能避開光線，總是投下真實的陰影。

我的心臟跳得很古怪，用手按上去，可以摸到血液流動的困難，現在，我的雙腳無法移動。這時是午夜，後尾巷還是熱鬧得很，我聽到算命先生在分析某人的命運。

「財運早在去年就過去了，有一個厄，要等到明年三月才能渡過。」  
我覺得明年三月以後的歲月太長了。

「不過，你是玉皇來轉世的，不必擔心。」  
我很餓。我端正地坐在後門的出口。我知道這條巷的拐彎，是另一條小巷，許多小販在售賣各種各樣的食物。我嘗試要站起來，可是，心猛跳，像我的老伴，她倒在牀上，爬不起來。我們沒有兒女，桌子上有一盞燈，暗得叫人不想望它

。照說，燈所應給予的，該是光明。

一個孩子走過來。

「孩子，你要去那裡？」  
孩子微笑。

這孩子相信是鄰家的孩子，我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誰。他戴眼鏡。小小年紀，那副眼鏡叫人不敢去猜想他的歲數。他戴着一頂用各種顏色的草編成的潤邊帽。

「老阿伯。」

「孩子，你幫我買一個飽餃，行嗎？」

「不可以，我還有事。」

小孩向巷口走去，我模糊地聽到一些嘻笑聲。原來在巷口，有一群小孩子，擠在一輛三輪車上，有的吸煙，有的說笑。我模糊地看到那個孩子的手按住草帽，那笑開的牙齒，特別白，特別清楚，其他的孩子衝着他噓叫，大概是他的樣子古怪。

我知道我湮遠的血，已經跑不回來。

去年，我們的兒女僱了一輛不明身份的車要把我們送到這裡來的時候，我的許多獎章和獎狀，從醫院帶出來的幾包白藥，一本祈禱書，由於懶得動手，都留在舊所在了。那個舊所在，由鋼骨水泥重新支撐起來，直上高空，我們的兒女，連同我們的私蓄，就這樣在雲間「死掉」。

燈就在我的附近，我知道。我真懶得轉一轉頭。黑暗中，我知道我的妻子又屈着小指，用污黃的長指甲刮着眉蟲，然後從那兩粒枯臭的奶頭刮出一點點黑硬的積垢。

（五六個孩子，高度不齊，無言地走到那張遺棄在一棵柳樹下的小桌子，年歲最大的那個，手上拿着一個小紙包。他們團團圍住桌子，蹲下，從杯中密集的戶口飄出來的微弱火光便在那個小桌面上更加微弱的暗了下去。年歲最大的孩子打開紙包，拿出一盞小煤油燈，擺在桌子上。他們彼此挨着，挨得很緊，下臂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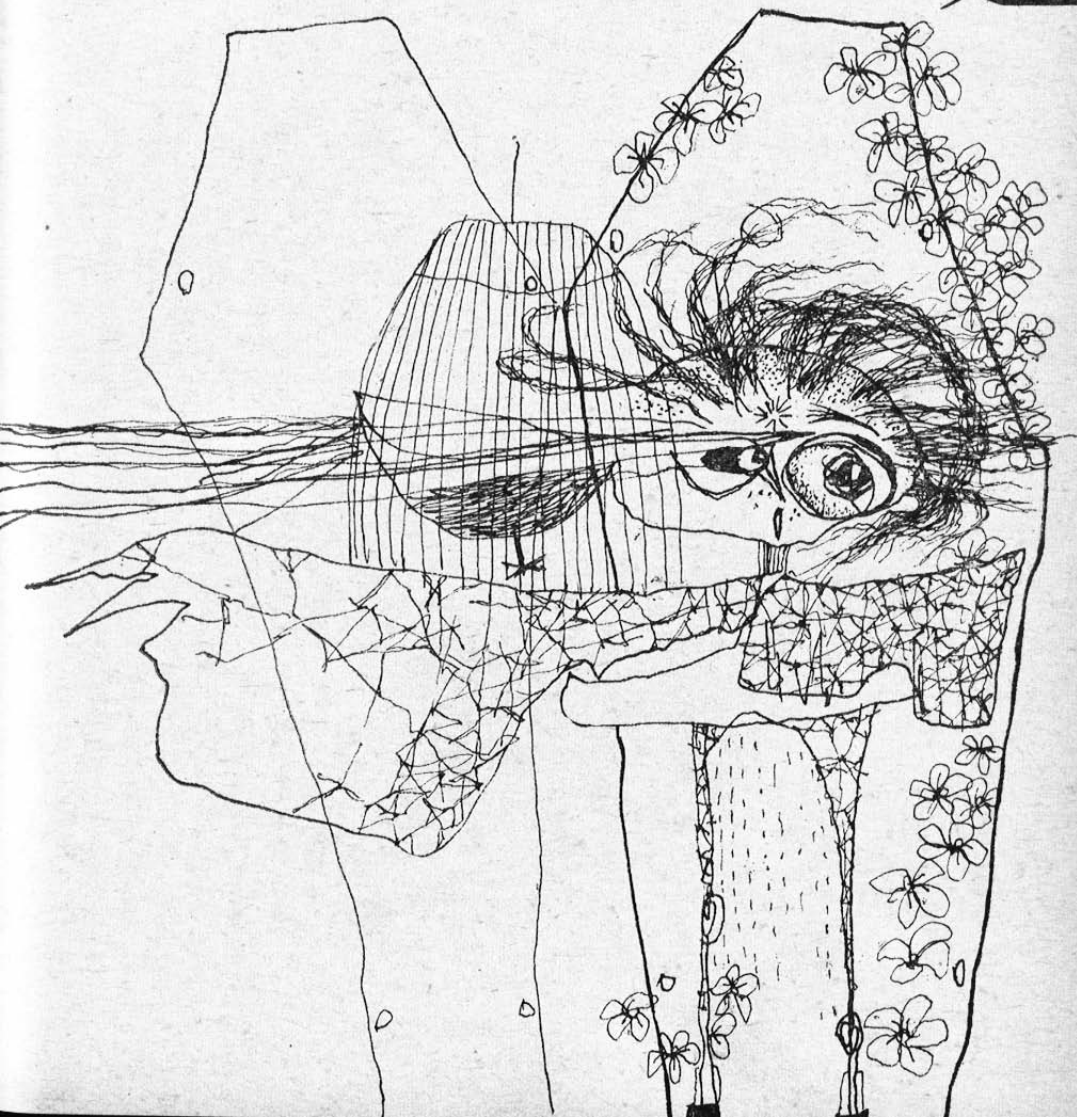
在膝蓋上，晚飯後的屋外，經常出現的芳鄰的眼睛。那個孩子劃了一根火柴，火柴熄時，燈芯變紅，空氣喚走一縷青煙，其餘的孩子都出神地望着他，看他把一個黃色的玻璃燈罩套上去。

（他吸了一口煙，烟霧從他臉上的籐器般的皺褶中飄出來。他把煤油燈罩套上去，轉頭向最年幼的孩子，笑開了嘴巴。吾出世時，雙親寒客。“阿伯無牙”哈哈。他摸摸孩子的頭，落葉歸根，孑然鼠開始爬牆。“羞羞，阿伯無牙”。）

一九七一年一月筆



# 蠟翅



她垂首送那位告辭的女友到門邊，開門，大風吹起她的稀疏的長髮。你回來的時候，我的短髮已長。一個村莊一個五月的月一個節日，你去得太遠，遠得我無從問省。建築聲中，對面有另一座高樓即將完成。她謹慎抬起頭，眼前一陣黑，幾個爬在最高層的木架上刷灰水的工人從半空掉了下去。永別了，我對不起你們。我知道我用死都沒法來抵償我鑄下了的大錯。假如你們原諒我，我死也瞑目。他沒有告訴他的父母兄弟，也沒告訴我，爲甚麼他要，他要跳下去。女友倚在門外走廊的欄杆上，興奮地觀看高空下一個遼闊的世界。心猛烈跳動，腳板酸軟，她臉向家門，覺得自己背向深淵。她背後傳來那幾個刷灰水工人用以調劑工作的斷續的嬉笑聲。

「小伙子記，有空，常來坐。」大風把她的驚魂的話語斷成幾個小節。她的腳踝已經酸得難於移動。

「會的。」女友說：「以後要吃風，就要來找你，以前去看你，每次茶還沒喝，就先嗅豬屎味。」

「還是農村好。我們要，要搬家的那個早晨，一團小小，小蜜蜂在我的窗口飛動，穿來，穿去的，像一團，一團亂線。」

「村姑鄉下佬。」女友靠着鐵欄，朝下觀望：「你看那些人，那麼小，好玩極了，要是小孩子，簡直就看不見了。」

她禮貌地轉過身來，臉色蒼白地走近鐵欄，伸手一捉，緊緊捉住那條安在鐵欄上的橫木，橫木大大搖動了一陣。無底無蓋的風。她的身體沒有靠近鐵欄，與之保持相當大的距離。「年底，要補考，準備得怎樣？」

「那種死鬼會考，管他去死。喂，最高的組屋有多少層？」

「不知道。」她手心潮濕地捉住橫木，雙眼朝天，風像她的肚子那樣饑餓。她告訴女友：「希望，你這次順利，有文憑，一切都比較方便。」

「那些鬼真利害，一座搭得比一座高。再過幾年，你可以搬到一百層的高樓了。喂，你看那隻，你說是貓是狗？」

她順女友的手指朝地面看。一個青年躺在地面上，一動也不動的，頭部繞着一個紅色的

光圈，幾個小孩蹲在他身邊看他，有一個小孩伸手去摸摸他的脚板。迅速抬頭，眨眼，她定神地說：「其實，只要你，多注意英文，一定過的。」

「我說是狗。一定是狗，啊，是狗是狗！」女友的頭左右轉着，少頃，又叫道：「喂，你看那邊，娶新娘！」

一排玩具汽車停在地面上。天擇佳偶，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我真的不流淚了，再哭，不是眼淚，是眼睛掉下來。木偶的男女陸續從車裡掉下來。西裝的新郎紗裙的新娘從一輛結着粉紅彩帶的玩具車中掉下來。她的頭很暈，雙眼眯成一線，他們很開心的，是呀，他們帶着笑嗎？新郎新娘在親朋戚友以及星星紅爆竹的簇擁下啞劇地走向最低的一層樓。在第一層和第二十層，一百層與兩百層之間，是一個波濤起伏的世界。整座建築在她的麻痺的大腿下虛浮。她緊緊抓住橫木，臀部一直向後邊挺。風吹冷了她的小腹，從她的胃裡，一股飛出欄杆的衝動沿着食道直冒上來，而她咬緊牙門，把它咬在嘴裡，高挺屁股站着。一條長長的白蛇飛起來，纏住對面一座高樓的腰身，幾個住戶的籐簾沒有縛好，被風打得亂跳，她聽到心臟發出幾聲巨响，在高架上刷灰水的那幾個工人從半空掉了下去。不要傷心，你擦傷了臉頰，我就給你擦藥，就好的，不要焦急。

轉身，走向牆，再轉身，背靠牆，她的口脣極是乾燥：「小伙子記，不然，再進來坐坐。」

「不了。」

「忙，甚麼呢？」大風扭着她的嘴脣。

「有話留到下次講。」

「下次，要等到何時？再，再進來坐一坐。」大風扭歪她的嘴脣。

「又不是趕着要去見閻王，急甚麼呢。」

「留你不住。」大風扭歪她的嘴脣。

「下次談，再見。」

「……」

大風把她的朋友捲進樓梯。她要陪她走下兩層樓去搭電梯，女友堅持不要。她站在梯口

用狂亂的頭髮向好友揮別。一個手掌，一襲衣裙，沿着樓梯曲折地轉下去，在一個梯口消失。我摸過的指頭，我親手縫的袖鈕，在一個渡口消失。剩下來的，是每一層樓的梯級扶手的千萬個長方形曲折疊成的一個硬邊長方形。她窒息地抓住鐵扶手，抓不住電梯下墜的聲音。風裡有一種令人鼻塞的墳場的氣味，白色的鷄蛋花都開了，在深入地心的長方形中，一個女孩，鼻樑上有幾顆雀斑，眉間一些青草，很稱身的躺在其中酣睡。一張臉，從清溪水中撈出來的一張臉，她伸出潮濕的手掌，想推開橫在眼前的一面長鏡，電梯轟一聲，一塊長方形的石頭下墜，把她蓋住。再見，小伙記。你的死和我的童貞。一陣急促的脚步聲，衝進房裡，她筆直躺在牀上。

沒有蜂，沒有蝴蝶，懸空一隻鳥，沒有翅膀。筆直躺着，她自衛地閉住眼睛。你不可以張開眼睛，你一張開，馬上會看到窗，有一隻茶籃，無聲無息的出現在你的窗口，上昇，消失。窗以外，樹木和人類都像灰塵。窗下，人口集中，一定有一些鑼鉞一些孝服一個葬禮一些哨吶中凝血的相思。組屋特有的雜音在她的腦中浮起沉落。她緊張地用心思在眉心寫上一個「心」字，然後在那個字眼的四周擺上許多口鋼針，針尖向「心」，閃閃發光。她強迫自己的思想去注視那個散漫的焦點，那些筆劃。她用整副腸肚的悲愁告訴那個結構說，你別動，應該安靜，別讓血急促地在我的頭部說着一些難聽的語言。你睡吧，在這裡，別動，有針，別動，就在這裡休息。可是，每一口針的尖鋒都蓄着血液，血珠愈來愈大，終於落下，鐘聲報時，鏗，血珠打中一個點，鏗，血珠打中一撇，鏗，血珠打中一鈎，每一個住戶的門都開了，男女老幼嘩嘩奔到門外，組屋的每道走廊都站滿了人，她的腫孔塞滿了蠕動的手指頭。永別了，吾愛，有人看見你站在一個巴士候車牌下凍了一夜的露水。鏗，一時响過，你站在那裡，鏗，鏗，你還是站在那裡。有人把你從河中拖上岸來，你的身體一半由沙土另一半由黑油組成。沒有人看見你走進電梯，大風先搶去你的靈魂，然後把你拋入我的懷裡，我的心，埋着一堆破碎的骨頭。

金線穿梭，她的眉心迸出火花。有人叫門？

敲門的聲音。

真的是有人叫門。

開門，風捲進一股煙味，她弟弟的嘴唇夾住一根香煙，左手托着一個鳥籠。鳥尖叫了一聲，她昏迷地嗅到田野的氣息，內心一陣顫動。

「吃過飯沒有？」

「吃過了。」她弟弟逕自走進家裡：「新鳥的叫聲絕對沒有這樣結。」

「甚麼鳥？」

「木瓜鳥。」鳥又叫了一聲，弟弟說：「新鳥一聽到這種叫聲，就叫不出聲來。你看，

他不怕人，要是新鳥，一見到人就亂撞，新鳥絕對沒有這樣自在。新鳥最多值三塊錢。」

「那你買多少錢？」

「新鳥最多值三塊，他叫勝好多回了。二十塊真是便宜了，要是新鳥，送我我也不要。」

弟弟逕自把鳥帶到廚房後邊的晒台，把鳥籠掛在捲起的簾簾下邊，然後吹起口哨逗鳥叫。

她瞟了弟弟一眼，他那高瘦的身體有一半高出在沒有鐵窗的晒台的圍牆上。她的脚趾冰凍，向晒台走去，頭髮徐徐飛揚起來。走過廚房，鳥的叫聲寒冷，尖銳地把她的心义住。她踏到晒台的水泥地板，謹慎地向左一轉，低着頭，靠牆跨前幾步，迅速拐進沖涼房，避過圍牆以外的櫛比鱗次的窗戶鐵欄梯級晒竿天線避雷針老死不相往來的聲音以及永遠看不清面目小小的人類。

她坐在沖涼房內的小檯上。肥皂的味道，水的味道，使她略感清醒，但她仍覺得四週的牆並不實在。鳥叫着。她擇好了一件衣服，停下，極度矛盾地伸頭出去。鳥叫着，風打着她的臉孔。弟弟用食指在鳥籠的中部刮着，鳥的頭部有兩點憤怒的紅色。他的手指移到籠子的上端，鳥展翅，啾一聲衝上去，猛然向他的手指啄去。

「火氣够飽，不必吃草蜢了。」弟弟說。

鳥的背景是雲天，是大聲的風。倒吊着的鳥，出力搖動，尖叫一聲，衝下去，聲音一直下墜，一扭，斷掉。她倒抽了一口冷氣，脚板酸軟，把頭縮進來，不敢看一股從自己心中直冒上來的狂飛出欄的衝動。



風虎虎叫，風出力吹脫縛住簾簾一角的原子膠索，那一角簾簾瀉了下來。

「幹佬老母！」弟弟罵道。

她又把頭伸出來。

鳥籠擺在地上。弟弟站在一張椅上，站在風的呼喊上，揪住一張亂飛的簾簾。整片圍牆，只遮住他的小腿，身體其他部份完全露在牆外。簾簾鼓動着風，要把他拉出牆外。她睜大眼睛，想衝出去揪住他，但她的大腿已經脫離她的身軀。

螻蟻尚且偷生，你不可以這樣！她的一根青筋密佈的頸項壓在門框上，啞巴一樣叫不出聲音。一個手持竹竿的女孩，掛在竿上的衣褲都是飛直的鐵片，風把她和竹竿一齊拖了出去。她變眼一陣黑，手指鐵一般爪住沖涼房內的一支水管。她的變眼死死睜着。弟弟的雙手抬得高高，整件上衣鼓得腫腫。她看見他舉起右腳，擱在圍牆上，然後抬起左腳，整個人站了上去。你不要丟下我啊，你下來！她的十個腳趾緊緊咬住一對血色的木屐。高樓倒在地上，每一座組屋的走廊都擠滿了比手劃腳交頭接耳的人。高樓浮在空中旋轉，挺直，直飛上去。她出盡力氣從門框上拔下自己的頸項，像一隻斷頸的小雞，伏在水滴聲中抽搐。她的褲底全是尿液。

「爸晚上回不回來？」

她的眉心閃着火光。

「啊？」

「爸晚上回不回來？」弟弟在外面問道。

「回來。今早，他，他說，他不想，做了。抓得很，嚴。不做，舊賬收不起。他想，申請手續，去，走船。」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五日



稱「我」為生物  
血倉庫，情覺系統  
為人

● 「我」坐在  
雲石滾滾動，一個死大的方塊上

方塊冲天

● 一面寬與它的高相等的長形水泥板  
心，熱極而寒

水平伸出

銜接住

方塊與「我」的左側面

與一幢長寬相等高度直達某處

或許地面？

的方柱

的同一側面

方塊上，有「我」

● 雲，騷動，方柱上空無一鬼

地獄是「他人」

亦是自身

不知道

緣何懸空

● 「我」沒有選擇「我」的父母

滑開去

剃刀邊緣是絕滅

乘幻飛去

到雲深處

倒臥

在一個可以把此結構

望成一個角

的距離點上

那虹香七彩

那是宮闕

一角

淫窟一角

那是政制永在變動的

一角賭場



可是，「我」在彙卵上

小指節跳

結構搖晃

方塊與方柱之間的  
水泥板的右面的中部

兩個鐵蝴蝶，咬住

一扇盪惑的方木板

冷風向右

威脅從左邊移來

風向左邊推去切望

抓住它

雲深深處

鳥在那兒？

抓住它，等風把活動的「我」和木板

疊向另一邊

那一邊泥板上

「我」將可以過渡

●  
假想

想起天亡的故說

「我」已爬過

在方柱上

柱根是塵土，可蹂躪的空間

還是另一層更空的霧？

若「我」在方柱上

拒絕荒蕪

「我」要下去

哪裡？

只能用血淚

腐蝕穿雲的柱身

腐蝕成千萬指痕不留的梯級

●  
可是「我」在方塊上

雲龐然，瞪目

雲笨重地推動木板

鐵蝴蝶哭着



板聲千面

歷史沒有氣味

一個死屍，一個幼嬰，從「我」左右竄過

一九七一年七月

# 訛號

倒臥

枕頭從他的腦夕下  
溜走

●  
他側着臉

側視那個雲白的枕頭  
伸手  
而不可及

●  
一隻朱紅的臭虫出現

爬過枕頭  
鑽進布縫內

七一年八月廿四日

# 怪鴨

幾隻怪鴨

拐腿

怒啄他手上的竹篩子

他用尖竿刺鴨咀

怪鴨的牙縫都滲出血液

●  
從此

他每到一處就發現紅色的剪紙

在壁上

在飯具內

# 粗月

耳朶

向深邃的舊日收縮

牛角號

雛菊口哨

跟現在的距離

只一世紀的

雙耳

亡魂

蛙路上相咬

哭眼之窗

在目中繡起紅線

一對有裂痕的石

裂痕增大

裂痕

裂痕更粗的裂痕

● 伸出藍色透明的手

為你備好

草地生長嬰兒平面的體香

青春

在蛀齒和零落的嗅覺中

月浴海流

第一次圓

月撒下水粉味

把舊日改成今日

● 月非法

渡過

小巷

使心臟內旋

七一年八月廿七日



# 人線



深夜。牛奶豬由側門走入室內。他把一卷倚在後壁上的草蓆拿到室中央，打開蓆卷，攤開兩張草蓆。兩張蓆均佈滿煙帶燒焦的斑點。他右手拿着原是捲在外面的一張，也是較新的一張蓆子，左手拿着捲在裡面的，舊的一張。他俯首，一頭飛白的頭髮。他抬起頭，臉肉跳動。他把左手上的草蓆舖在地上，把右手上那張較新的，疊上去，然後坐在蓆上。他從大大的口袋裡抽出兩個飽滿的舊信封，從一個信封內倒出一堆紅色的小紙包，又從另一個信封倒出一堆白色的小紙包。他從上衣的口袋裡拿出一支大型的注射器。他站起身，向後牆邊的一個骯髒的木箱走去，從箱裡拿出一盞酒精燈，一支小湯匙，一小節燈芯，一個打火機，一壺水，以及一小片沙紙。他回到蓆上，解開兩包紅紙包，把一些白粉末倒入湯匙中。他用注射器往壺中吸了一筒水，射到湯匙中，然後用沙紙擦一擦那口針。他點了那盞酒精燈，然後把湯匙擺在藍色的小火爐上燒烤。少頃，他把燈芯放入匙中，以注射器的針嘴壓住那節在奶色液體中的燈芯，注射器一抽，液體全部經過燈芯的過濾而跑進針筒。他舉起針筒，往左胳膊上一刺，整口針埋進肉裡。紅光射到他的身上。他的瞳孔縮小，像一隻畏光的鬼魅。車聲。小販的叫賣聲。牛奶豬拔下針，揉揉肌肉，站起身。大力的敲門聲响起，聲音沒有規則，他急忙捲起蓆子，往左側門竄去。舞台全暗。燈光再亮時，牛奶豬出力把右側門關上，粗言污語地吐了一口口水。他向左側門走去，把蓆卷搬出來，重新整理東西。

豬：今晚又給他翻過去。（看錶）老是你睡不安穩！那千傢伙都說是死人搞的把戲，如果他是死的，他就不會管那麼多活人的事！（看錶）風聲還是很緊，整整一個月，一個月三十天，抓人！罰款，坐監！主要的當然是錢。拿出錢來，你馬上就可以再幹了！把舊的換上來，新的捲到裡邊去，你要睡的時候，明明是新的在上面，舊的在下面，天一亮，又他媽的給他翻過去了。翻來翻去，其實還不是不一樣？這是絕得了的？我偏不信，這是絕得了的。天下有那一根血管是沒有藏毒的？那一塊肉，沒有生蟲？你當然是要來的，非來不可，你是一定要來的，像你，像我，那種人，當他們抓我又釋放我的時候，他們的血管，腸肚，他們的……（看錶）他們的膀胱內都有嗎啡了！唉，我的針（把注射器擺在酒精燈旁邊），我的燈（用小燈罩罩住燈），叫你活命。

（紅燈熄。臭橋由左側上，身著蓆袋，全身浸在綠光之中。他吭氣，大股香煙從鼻孔冒出來。）

橋：（探頭，視線濛濛，顫聲）頭……頭的……（沒有反應）頭的……頭的……

豬：（側目看臭橋一眼，旋又正襟危坐）

橋：頭的……

豬：過來呀。

橋：感謝。（走到牛奶豬身邊，坐下，大股香煙從他的五官冒出來。）

豬：（打開一個白紙包，沖水，擦針，點燈，進藥，作好準備）鏢呢？

橋：大的……還……是……小的……？（他的頭一直下垂，腰部徹底摺着，口水直流。）

豬：五角錢，不會向你多要。

橋：換大……包的……行不……行？（他已經變成一堆溶解了的骨頭，撒在牛奶豬身邊。）

豬：（掀起臭橋的麻袋大袖口，在他的打皺的三角肌上打了一針。）

橋：（轉醒。紅光射在他的身上。嘆氣）唉……

豬：你媽的又是賒？

橋：明……明天給你一張當票。

豬：嘿？

橋：晚飯後做的手脚。兩個人合力，要不然……那裡搬得動那隻潑猴！猴子喝到醉顛顛的，兩支腳翹到他媽的車欄上。一隻車千斤重的，我總算賣命拐進巷子裡。猴子睡了，還咕嚕咕嚕唱歌。那傢伙打後面跟着來，我，唉，停下車來，他搬出傢伙，唉，傷天害理的事。

豬：（不感興趣）頭破？

橋：沒有。一個手錶和一個銅戒指。

豬：一分錢也沒有？

橋：醉鬼嘛。那傢伙坐在對面的咖啡店等猴子醒來，猴子摸摸頭，又摸摸腳，摸摸袋子，知道剛才給王爺叫去了，哈，哭得像一隻大水牛，沿路叫喊，熱鬧極了。

（汽車過路聲。）

豬：（指着草席）今晚又他媽的給他翻過去。

橋：甚麼？

豬：（粗聲）草蓆！

橋：草蓆怎麼樣？

豬：又給他翻過去！

橋：給他翻過去？（稍停）我早早就跟你說過，骯髒的東西。

豬：是活的呢。（開始打瞌睡）

橋：以前我住在山芭（打尿顛），跟那東西在一起走了一個多月的路，自己，呃，還不知道。嗯……（思索）一英哩那麼長的路。路口只有一粒杏仁那樣的燈，一拐進路，天下都暗了。每天晚上，他都在路口等我……（打尿顛）……

豬：（入睡。燃着的香煙燒得短短，夾在嘴脣間。）

橋：嗯……（思索）他的胆子可真是小，不敢一個人走夜路……（打尿顛。聲音越來越細）他總是走在我的前頭，總是離開五六步，嗯，是五六步……他走在前頭，我踏着腳車，總是離開五六步……他總是穿着白衣，黑褲子……從來不回頭看我一眼（打尿顛），他的手……嗯……就像在電影戲裡頭的人那樣……一閃，一閃的。（聲音越來越細）我到家了，他呢？他遠遠……站在籬芭旁邊，我進了門，他就轉身走去……走回去……（臭橋像一堆溶解了的東西，整個癱瘓在牛奶豬身旁。）

豬：（燃着的香煙在他的嘴脣間燒着，把他的嘴脣燒得吱吱响。舞台傳出一些粗言污語。牛奶豬的嘴脣吱吱响着，肉的焦味，使他轉醒過來。他看見臭橋像一堆垃圾一樣堆在那兒，便給他再打一針，然後拿出一支棕色的粉筆，走向牆，在牆上寫了幾個阿拉伯數字）三四十二，四六二十四。

橋：（頭慢慢昂起，坐直）嗯……（伸懶腰）懶骨頭。（牛奶豬走回來，坐下）他們快來了。

豬：（看錶）嗯。

橋：一連換了幾個所在，影响很大。

豬：來去都是鑽作怪。他們要是真的想消滅，一張羅知給屋主，還有誰敢把房間租給我們？（用舌頭潤濕燒焦的嘴脣）臭橋，你有沒有覺得在我們的僱客當中，好的越來越少，壞的越來越多？

橋：很多人不知道新所在。

豬：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是因爲在壞的之中，有幾個甚至是專門在搞第三者的把戲，那邊說一句，這

邊說一句，事情發生了，他們就變成米桶了。他們這一搞，人就少了。

橋：這所在是偏僻一點。

豬：走多幾次就會熟悉的。這所在不安穩。

橋：沒有甚麼地方是安穩的。（獐惡地）這幾天，竟然有那種怪事！

豬：你不是說那是骯髒的東西？

橋：我覺得那種事太古怪。

豬：一點也不古怪，有人跟踪你。（疲倦，蓋上眼）一有空洞，他的手就伸進來。他是鬼？臭橋，以前我在鹽場做苦工，每到夜裡，每到變天的時候，把褲子脫下來，扇一扇，遠遠的那排鬼火就跑到你的身邊來，繞着你的下身飛來飛去，很多飢餓的聲音在你的耳邊嚶嚶求乞！他媽的，又不是沒有碰過死鬼。死鬼容易料理，總不敢跟你一起踏過門神戶位，扇一扇，就走了。死鬼從不跟你擺笑臉，不會假裝是你的好朋友，他兇惡，他就是那副兇惡的樣子。碰到活鬼（大力吐口水），你媽的混蛋！

橋：你說席子翻過去，白天都沒有人睡在這裡嘛。

豬：這才嚇人。你們要是真的給他嚇破胆，你三哥的生意也就不必做了！

橋：媽的，不如叫城隍來鎮一鎮。

豬：你叫城隍，他就把烏腳帶上來了。

橋：他是誰？

豬：他是先翻席子，然後把我們包起來，整包丟進海裡餵魚吃！

橋：他是誰呀？

豬：內奸。

橋：嘿！（淒涼地笑了一聲）別疑神疑鬼的。

（萬人堆及海倫上。窗外敲起一長五短的竹梆聲，一連三次。萬人堆著大成藍對襟上衣，黑色短褲，天氣冷，雙手交插在胸前，一坐下來，就連續打了一長串的噴嚏。他的形象顯示他是一個慣於鑽陰溝的人物。海倫著一襲碎花衣裙，皮膚極黑，單眼皮，頭髮蓬亂，懷著身孕，齒縫很大。萬人堆



無精打采，海倫唱着流行歌曲，兩人一齊在牛奶豬的身邊坐下。綠燈普照。）

海：（向牛奶豬）終歸是人生……呢人生……打一包大的，兩包小的帶走。

萬：（頭壓得很低，下脣鬆垂，口水直流）一樣。

橋：（向海倫）大姑娘，晚上沒出海啊？

海：水都沒喝上半口，出甚麼海啊？沒有水，澀死了。（唱歌）可愛的人生可愛人呢……生……

橋：（斜着眼）這麼開心，大把大把美金是吧？

海：常言道，行行出狀元，做官有做官的辦法，做賊有做賊的辦法，搵食搵食嘛。

橋：真是了不得的辦法，一上船，伸手一抓，不是筋的就是肉，難道那一條是蛇？

海：這麼容易嗎，臭橋？看看你的大褲袋裡頭有沒有有一條蚯蚓，美景當前，您先生有辦法嗎？

豬：（準備好。低沉）誰先來？

萬：（艱辛地挪動屁股。他的左腿曲起，左手伸直手肘壓在膝蓋上，右手掌發抖地按住左上臂的肌肉，出力往下擠，下脣立即浮起一條並不很粗的血脈。牛奶豬舉起針筒，把針嘴壓在筋條上，刺入，再往上一挑，然後出力深刺進去。萬人堆雙眼濛濛，注視牛奶豬的動作，不動地坐着。牛奶豬的針在他的肉裡挑了幾次，都沒有刺中血管。他拔下針筒，用沙紙磨針，用拇指揉揉萬人堆手上輕微出血的針痕。）

橋：（向海倫）大姑娘，快請吃喜酒了吧？

海：二月卅一號。

橋：我的肚中長了一隻酒甕。

海：衰鬼！（思索）你說甚麼？

橋：我說你的酒量真不錯。（指海倫的肚子）怎麼樣，要等雙喜臨門？

海：等等你就可以做大哥了。

豬：（磨好針，重新在萬人堆臂上那永不消失的密密針孔之中選了一個新位置，再次把針刺進去。）

橋：說實話，最近生意好嗎？

海：船隻愈來愈多，太競爭。

豬：（再次把針拔出來，續用沙紙磨針。萬人堆發抖地捏住左上臂的肌肉，肌肉上幾點紅色的四週已經微微腫起。萬人堆的頭壓着，下嘴唇長長垂下，幾乎碰到那風乾的胸肉。他的唇尖有一滴油般的唾液，一閃光就滴了下來。牛奶豬吭着大氣，又把針壓在另一個地方，刺進去。少頃，他又拔下來，大力的敲門響起，他的頭在冷天裡冒出汗來，粗暴地）你媽的！是誰？

海：甚麼事？（敲門聲）

豬：誰在敲門？

海：（側耳）沒有啊？（大力敲門聲）

豬：我明明聽見！

海：我去看看。（大力敲門聲）我怎麼沒聽見？（向右側面走去。一長五短的竹梆聲）

萬：（在綠光中激烈發抖，口水直流，手緊捏肌肉，雙眼射出怒火，痛苦萬分，大聲地）鈍得像鐵鎚，

怎麼打得中！

豬：哭甚麼？狗種！

萬：（激烈發抖）一支針像鐵鎚，怎麼打得中！

豬：你跟我靜，狗雜種！（大聲）打不中已經一肚火了，還他媽的叫個不停！要特別買一支新的來替你

打是不是？

萬：（歇斯底里）誰的針這樣鈍？（緊捏肌肉，激烈抖動）你這是甚麼生意？一分賺一分不夠啊？誰的

針像這樣鈍？

豬：（極怒，站起，把針指到萬人堆的面前）你自己打！你媽的狗種！幾角錢比天更大了，你三哥幫你

打是人情，不是本份！你三哥沒收你的醫生禮，聽到沒有？你媽的雜種！你自己打呀！

萬：（痛苦地捏住臂肌，顫抖着）

隔壁傳來的聲音：小事情，算了，天氣冷啊。

橋：（向萬人堆，安慰）是天氣冷的關係。（向牛奶豬，勸解）天氣冷，筋浮不起來，天氣真是冷嘛，

比較難一點。再試試看吧，都是老交關了。

豬：甚麼老交關？

橋：沒關係，再試試看吧。



海：（反常地笑起來）哈哈哈哈哈……。（止住笑聲）傷天害理，連那條路上的人也來找牛奶豬分家財了，哈哈，他是怎麼翻法的呀？

橋：我也不太清楚，總之是翻來翻去……

豬：（向臭橋，大聲地）你在吵什麼？（臭橋立即靜下來）

海：（戲謔）臭橋，你不是也拜大伯公和觀音娘的嗎？

橋：專拜大國。

海：專拜錢伯！

橋：當然。你在海上，你看船隻是怎麼走法的？

海：每一條船都偏向一邊走。

橋：對極了。「金」字和「重」字擺在一起，當然是「金」字重。

海：所以你支持美國？

橋：我支持中國。

海：我也支持中國。臭橋，你身上有多少皮？

橋：五皮而已。

海：分兩塊半來！

橋：（戲謔）什麼？還沒摸就要鏽？

海：你看你這樣子，鬼怎麼不找到你身上呢？沒有錢，就沒有咖啡，沒有咖啡，上帝救人，一定先把你救去！

橋：你的聲音真是嫩呀，Helen。有了錢呢？

海：吃過了晚飯，喝他幾口燒酒，鬼都打你不到。你找了大半年找不到的那雙襪子，忽然間買到了。

橋：你的聲音真是嫩呀！

（萬人堆不動地坐着，雙眼盯住草蓆）

豬：（手執針筒，站起）買到了那雙襪子又怎樣？可以安心穿在腳上？死鬼找上門啦。放大耳朵是傷天害理，人人都罵，連放大耳朵的也自己罵自己。可是，放大耳朵的就因此不放了嗎？有一天，罵他

的人會停止罵他？他住紅毛樓，坐在漂亮的汽車裡，他放大耳朵，他完全沒有把活鬼或是死鬼放在眼裡。可是，鬼也像人，不是爲名就是爲利，名利一起來當然更好，人不自私，天殊地滅，死鬼眼上了你，不達到目的也絕對不會走掉，他要挖出你的眼睛，丟在地上，然後一腳踏破，連一個醫治的希望也不跟你留下來！可是，你就這樣放棄嗎？雙手把紅毛樓，汽車，以及小老婆奉送給他？沒有的事！你明知道這一出門是死定了，你還是要出去給他剝死！可是，剝不死呢？我親眼看過，水蛇吞土虱，馬上肚子朝天。這是生活，生活不是單單塞飽肚子就了事的事。活鬼，死鬼，販毒的人，誰都不放手。讓步是表面的，而且是假的，裝瘋顛，談神說怪，也都是假的。你有沒有聽說過，單單我們這個家族就有一萬一千五百人，活跳跳的人，有的要鴉牙，有的要大麻，有的要嗎啡。這是多麼大的一筆財產！我舉起針的時候，我要說我確是爲了你們的利益和幸福。可是，你們是非來不可的，一定要來的，這是一個皇帝沒有管到的地方。我說，我的燈，叫你活命！（遽然狂笑）哈哈哈哈哈……翻草蓆，他媽的鬼把戲！還有，嘿！（狂笑）哈哈哈哈哈……大力敲門！今天晚上，那些愚公愚婆，我的家族，果然不敢來了！可是他們是一定會來的，因爲他們要活下去。一萬一千五百人，誰真正去數過？明天不來，後天他們就來了！所以，我是推不倒的！所以，（向海倫與固坐不動的萬人堆）死鬼可以繼續翻草蓆，翻來翻去還不是他媽的一樣！我絕對不丟掉我的針，鈍針也不丟掉。繼續敲門吧，我站在這裡！有一天，當我安排了十足的証據以後，死鬼，我會把死鬼拖上人間來，如果他是活的呢？把他送到陰間去！

海：（打了一個呵欠）啊……想開一點，牛奶豬。明天的事，明天再打算吧。有誰知道，天一亮，眼睛張開來，整個大廳都是蛇呢。（打了一個噴嚏）輪到我來了。（用右手掀起左衣袖）大的。

橘：（伸手掀起海倫的裙子）

海：（迅速把裙子按下去）你想幹什麼？衰鬼！（再掀起左衣袖）打筋！

橘：（驚奇）嘿！

海：怎麼樣？不可以試呀？

隔壁傳來的聲音：成仙了啊，Helen……

海：（揚聲）托牛奶豬的福！

隔壁傳來的聲音：有把握嗎？



海：（揚聲）總要有個開頭呀！

橋：你怎麼可以打筋呢？還是打肉吧，Helen，你受不了的。

（牛奶豬做好準備。萬人堆固坐不動。燈光濃綠，海倫陰鷙地哼了幾句歌。）

海：（微笑）來吧。

豬：（捉住海倫的左手臂，把針按在筋條上）

橋：（迷惘地）你怎麼受得了呢？

海：（微笑）試試看嘛。

豬：（把針刺了進去。噪雜的人聲。汽車過路聲。燈光由綠轉藍）

海：（打了一個嗝）嗯。（忽然顯得冷漠和絕望）

橋：（迷惘）你怎麼受得了呢？你還好吧？

海：（皺起眉頭）大的還是小的，牛奶豬？

豬：（把液體注射進去）

橋：不如換小的吧！

豬：（把針拔下來，沉默不語，燈光由藍轉紫。萬人堆却被一支白色強光罩住，他仍然固坐不動，可是

，他全身濕透，滿面都是晶亮的水珠，頭髮披貼在前額上，雙眼凸出。）

橋：（迷惘）Helen。

海：（愁苦地微笑，虛弱地站起身，舉起右手，以食指指向前方）你的頭歪着，（歪着頭）歪向一邊，

你流着口水，雙眼紅通通，（紅光集中照在她的臉孔，立即熄滅，紫光普照，在強烈白光中的萬人

堆，斜目瞪她，固坐不動，一臉油亮的水珠。打地基的聲音，開始有節奏地响起，間雜有一兩聲工

人的慘叫，以及救傷車的警號）你什麼也吃不下去，肚子灌滿了沸水，我的孩子，他在吸毒，他在

裡面，（手指肚子）雙眼暗濁濁，知道他不受歡迎。（電鑽的聲音，攪水泥攪的聲音，種花女的聲

音）豬，猴子，狗，狐狸，把他擠進裡面。（她雙眼閉住，整個身體開始前後搖晃，雙腿抖動，好

像要向前走去，可是，腳板死死黏在她站立的地方）我老遠就看到大輪船的旗號，（汽笛的聲音。

她雙手前後擺動，身體搖着）去捧茶水，然後脫衣服。（開始脫衣服，不停搖晃）去呀，唉呀怎麼

這樣衰的，去嘛，嗯——（繼續脫衣）那是第一次，他帶領幾隻螢火蟲回家來，幾隻螢火蟲，在他

的頭頂上飛，可是，螢火蟲一進了大廳，小小的，就死掉了。（收音機電唱機電視機的聲音）第二次，他帶來另外一個人，男人，匆匆的來，一下子就走了，一邊走一邊綁着褲帶。（孩子的嘻鬧聲）我的牀頭，有一個鐵罐子，咚，銅錢掉進罐子裡，咚，他說他們是他的知心朋友，可是，咚，銅錢，掉頭就走了，咚，不是大張大張的鈔票。（繼續搖晃）去，去賣水！（繼續脫衣）這個小盒子，只是供你休息，睡個覺，該走了，你休想躲在這裡。（電梯的聲音。汽笛車輛的聲音。打樁的聲音再次有節奏地响起）我的痛在那裡？我已經沒有血。（恍惚）兩個女人，第一次見面，以前沒有見過面，她們中間擺着的平台，坐滿白頭髮的婆婆，婆婆交頭接耳，噓噓唸唸，婆婆在傳謠言，一個胖女人，和一個瘦女人，面對面，眼淚對眼淚，我把腿張開，我的血在那裡？壓死一隻大螞蟻，腸肚全都壓了出來，圓圓的肚子變成扁扁的肚子。（赤裸，昏迷狀態，繼續作微弱的搖擺）每一個毛孔都吐出……一朵……日日香……（樁聲越來越慢，幻覺彩色交錯在紫光中）萬人……堆，我要看他……他的皮……一層一層剝下來……（萬人堆的臉依舊向前，兩粒眼淚却死死吊向一邊，裂背地看着海倫。牛奶豬悠閒地抽煙。臭橋發夢般看着她）在這裡……蜻蜓是漂亮漂亮的鷄鴨……街道……沒有……一點灰塵……（唱歌）可愛的……人……生。（駭異地）很多支甘蔗，金光的甘蔗鬚，我已經聽到了……你不必……再呼喊我……（間或有一兩聲慘叫）好多人……笑嘻嘻……對我的耳朵……講話，我……已經聽到了……你爲我燒最好的加米香……我的頭站在地上……（她垂首，身體極度軟弱）我的頭，長出……許許多多個小小……的脚趾頭……一粒脚趾甲鑲着一粒鑽石……我要……站……在……我的頭……上唱……歌……（一聲震耳的樁聲。海倫赤裸地倒在衣堆上）

（舞台通亮。少頃，一長五短的竹梆聲起。萬人堆的頭埋在巨大的手掌中，開始作野狼的嗥叫聲）

橋：（俯身向海，輕聲）Helen。

隔壁傳來的聲音：Helen，你在換臉是嗎？

橋：（抓住海的頭髮，扳起她的臉）Helen！（海全無反應，似已熟睡）

豬：（用食指和中指捏熄香煙的火）讓她睡吧。

橋：（撫摸海的胸口）Helen。



橋：好……好……我馬上帶她……出去……。

萬：（嗥叫，稍停，淒慘地抬起頭，看見臭橋揀起海倫拋在地上的衣裙，蓋在她的身上，然後吃力地把她抱起，摟在懷中，向右側門走去。一長五短的竹梆聲又起。萬人堆顛抖地鬼祟地從腰間拔出一把匕首。當他站起身，向右側門衝去的時候，臭橋和海倫已經不見。而大力的敲門聲响起，萬人堆身向右側門，恐懼地後退幾步。大力敲門聲。門外有大叫開門的吵雜聲。牛奶豬一轉頭，發現萬人堆手中的匕首，便猛地向他撲過去。舞台全暗。）

（燈光再亮時，只見萬人堆躺在舞台的左邊，胸口插着一把匕首，顯然已經斷氣。海倫赤裸地躺在舞台的右邊，似乎還在睡眠之中。牛奶豬不動地坐在一張椅子上，右腿疊在左腿上，雙手交叉攔在大腿上，雙眼張着，頭高昂。他的頭髮潦草地披下，臉肉凹凸不平，並且作條狀裂開，紅白相間有緻，極明顯地現出那是熟練屠夫快刀的完成。他的頸肉，胸肉，手腳也都裂開成條狀，並且在血紅，灰白以及土藍的色澤中流動，交纏，溶解。燈光全熄，極黑的布幕上，出現四條長短相等的條狀白光，構成一個看似平面却是立體的四方形。）

（燈光再亮時，只見兩個身著麻袋的人分開坐在一張長形桌子的兩邊。他們的頭部也被封住，只在眼睛的部份剪開兩個小圓洞。桌上有一個電話，以及許多紅色和白色的小紙包。麻袋人甲把紅白紙包分開成兩堆，麻袋人乙開始你一包我一包地分將起來。少頃，電話鈴响，麻袋人甲把紅白紙話鈴响着。麻袋人甲指指電話，再指指自己，然後指指對方。麻袋人乙也指指電話，又指指自己，接着便指指對方。他們指來指去，電話鈴响着，不停响着，音量越來越大，越來越尖，他們不停指來指去，燈光全熄，鈴聲不停。）

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月

# 日過午（啞劇）

- 1：一日正日，日正當中。
- 2：太陽照亮舞台，台上空空。
- 3：一個年輕人，昂首闊步走出來，走到舞台中央。
- 4：他將一隻手放到嘴邊，向它輕輕吹了一口氣，手中即刻變出了一棵樹苗。
- 5：他蹲下身，用雙手將樹苗插在地上。然後又向樹苗吹一口氣，樹苗立刻開始長高，他雙手撫摸着樹桿，樹迅速的長高，他也站起身來。樹愈長愈高，他的頭也愈拾愈高，最後他必須把臉向上空仰起，以便觀賞這棵長大的樹。上空正中的太陽光刺激他的眼睛，所以他用一隻手打起涼棚，遮住光線，繼續觀賞這棵大樹。他臉上露出笑容。
- 6：他向大樹頂吹一口氣，舞台上即刻響起吱吱喳喳的美妙悅耳的鳥叫聲，他露出得意的笑容。
- 7：他繞着大樹走着，不斷上下打量大樹。大樹濃密的枝葉由於陽光的照射，在樹下形成一個圓形的樹影。他走到樹下，面向觀眾，倚着樹幹半坐半靠的躺了下來。陰涼的樹影佈滿他的身體。
- 8：他仰起頭向樹頂吹一口氣，又伸出一隻手，波一聲，接住一粒樹上落下的菓子，拿起菓子，便大口大口的吃將起來。他一口一口的把菓子吃得乾乾淨淨，最後把菓核往背後一拋，然後插起雙臂閉自



假寐。

9：就在這個時刻，頭頂上的太陽開始慢慢偏西，由於陽光斜射，地上的圓形樹影開始偏向左邊，圓形的黑影子逐漸拉成長形，因此年輕人的右邊一半身體慢慢晒到了陽光。

10：年輕人睜開眼睛，發現自己身體一半正晒着陽光，樹影已移向左邊去了，於是他把身體向左傾斜，然後向黑影吹一口氣，他想把樹影吹回原來的地方，但是樹影毫無動靜。

11：他站了起來，走到左邊樹影的旁邊，向着樹影吹一口氣，想把樹影吹向右邊去，但是一切仍無變動，他又扒在地上向樹影大力吹氣，這時卻來了一陣風吹得樹葉沙沙響，樹影幌動，樹影又向左邊伸長一些。

12：他急忙用雙手抹擦加長的樹影，他在地面上又推又擦想阻擋樹影向左延伸，但是影子還是向左伸長。他又急忙跑到樹影的右邊去，用雙手在地上拉，想把樹影拉回右邊去，他拉得滿頭大汗，仍然沒有絲毫移動。他失望的坐在地上。

13：過了一會兒，他站起，急忙又把手放到嘴邊，用力一吹，手上變出了一把鏟子，拿起鏟子他就去挖掘左邊貼着樹陰的地面，挖了幾下，他又放下鏟子，彎身用雙手把挖出來的泥土捧起來，鋪到右邊他原來坐的樹下去。然後跑回左邊拿起鏟子再挖地面，挖了幾下，再丟下鏟子，彎身捧起泥土，跑到右邊，把泥土鋪在地上，他想把地面上的樹影挖回到原來的地方去，他苦苦的來回的挖着鋪着，他的動作變換的愈來愈快，但是樹的陰影仍舊貼在他挖過的左邊地面上，而且愈來愈長，他急得更加努力的挖掘，他來回忙得團團轉，地愈挖愈深，樹影卻一點也沒有被搬走。最後他累得舉不起鏟子，低頭看見樹影仍舊在那兒幌動，他雙眼一翻澎一聲跌進他挖的凹洞裡去，倒在洞中，他心猶不死，把最後一口氣向大樹吹去，大樹轟一聲倒下，卻正巧倒向洞中，壓倒在年輕人身上。

14：此時太陽已落，舞台上黑黑一片，只聽到送葬的音樂響起。

# 寓言四則

## 石猴

有一次，一隻猴子經濟學家到猴子貧民窟去發表演說，闡述他的新經濟理論並介紹一種把猴類提昇到中上層階級的新科學方法。「你們的命運，掌握在你們手中。」他說：「跟我來，還是繼續在這裡泡下去，在這裡，你們知道得比我更清楚，蚊蟲多，三餐沒有兩餐飽。」

幾隻猴子聽出了耳油，毅然地跟他到一間設備齊全的實驗室裡來

。「在今日的世界，已經沒有森林，花菓少，更找不到天然的洞穴讓你們棲身。」他告訴那幾隻同類說：「你們的那身毛髮，那層皮，神經系統和機能等等，統統不合時代的要求，也就是說，要生存，生活得更舒適美滿，就必需改造。」

「這是我的新發明，當然，這是劃時代的，自工業革命以來最偉大的貢獻。」他拿出幾顆白藥丸：「這是經過高度濃縮的結晶，白色，無臭，容易服用。吃了這種神品之後，你們的皮毛將會變得堅固起來，有防震作用，不透水，風吹雨打，一點也不足為愁，有了這種效果以後，你們的身體，用比喻的方法來說，就會堅固得像鋼骨水泥的小公寓那樣。對你們進行這樣的改造，主要也是爲了配合現代化的物質配給方法，新衡量制度，新價值標準，和新的交通系統。你們將生活在同一個階層裡，不愁吃不愁穿，貧苦的觀念是靠比較形成的，一旦你們都生活在幸福快樂之中，你們就會忘了生老病死種種的局限，而且，永遠不再貧窮。」

那幾隻猴子欣然吞下了藥丸。不久，藥性發作，身體和感覺都起了重大的變化，他們都用雙掌掩住耳朵，蹲在地上，緊閉雙眼，也關緊嘴巴，極力忍受脫胎換骨的痛苦，一心朝向幸福。不久，他們都變成了石頭，他們的「內容和形式」就這樣固定下來。

猴子經濟學家又用電鑽在石猴們的天靈蓋上鑽了一個圓洞，直通咽喉，直透下頷，也在他們的胸口鑽了另一個圓洞，直通腹部，直達尾椎。猴頭的洞口對住胸前的洞口。他把這幾隻石猴帶到一個美麗的塑膠花園中，把它們擺進特製的整齊淨潔的籠位裡。每個猴籠上端，都裝有電風的設備。強風對準石猴天靈蓋的圓洞直吹，因此石猴不停地發出「咻——咻——咻——」的尖叫。由於石猴的胸洞外現，聲音就像是來自石猴心中。這種「心聲」的創造，主要是針對幾隻前衛猴子心理學家的新見解而發。猴子心理學家以爲：在現代的猴國中，猴類思想發達，情覺衰退，理智和情感失去平衡，而思慮過度有造成一種病症的危險，所以，猴子心理學家呼吁，猴類應該注意並着力恢復三百年前猴子哲學家及猴子詩人所謂的 *The Voice of the Heart*。

有一日，幾隻猴子乞丐活跳跳地打花園經過，聽到咻咻聲，打聲音的來處望去，才看見那幾隻造型相同作態一致的石猴。

「怎麼搞的嘛？」一隻猴巧問。

「天曉得。」另一隻答。

「據說，那是幸福的叫喊。」又一隻猴巧說。

「那是木乃伊的哭泣！」另一隻搭腔。

七一年八月十七日

## 性狂熱

有一次，一隻老鼠在報紙上讀到一篇文教機構的報告，說根據統計，「動物咬住自己的尾巴永遠在一個點上旋轉論」這部書已經被翻譯了兩百零六次，是世界上被譯次數最多的一部著作；老鼠讀了這則新聞以後，欣喜異常，立刻放棄他一項歷時十年的有關動物與植物的關係的研究計劃，改讀旋轉論，並依此寫作一篇「小老虎咬住自己的尾巴不停自轉」的論文公諸於世。有一隻貓，偶然讀到這篇論文，氣憤異常，親自出馬，把那隻老鼠抓起來，關進老鼠籠裡，不准他看電視，聽電話，也不准他閱報，只可看愛情小說。五年後，老鼠給那隻貓寫了一封短信，曰：「我愛您，尤其是您的體格。」貓看了信，終於把那隻老鼠吃掉，理由是那隻老鼠患有性狂熱的病症。

七一年八月十八日

## 兔醫

一隻兔子打電話給一個獸醫：「請問您是獸醫先生嗎？」「是的，有何貴幹？」「對不起，我的兔子生病，請問您有沒有看兔子？」「當然會看兔子，不過，我看一隻兔子，收費四元，四元錢你可以買兩隻兔子。」兔子聽後，把電話掛上。

七一年八月廿日

## 一隻渡渡鳥

那一日，一隻渡渡鳥把妻兒送回娘家去以後，便上吧剎買了一團豬油網，一點紅花米和一些黃粉。他獨自回家，把豬油網纏在頸項上，又把拌了水的紅花米和黃粉分別塗在豬油網上，由於功夫到家，那裝扮看去跟一團爛瘡一般無二。渡渡鳥照照鏡子，便飛出窗口，在窗口的幾隻蒼蠅也迅速飛了過去，繞着他的頸項，真想嚐嚐渡渡鳥頸上那又香又甜的膿水。

他一飛就飛到皇宮裡來。原來那是渡渡鳥國皇上駕崩後的第十七日，在皇宮的會客廳廳上還擺着一本精美的弔唁冊，以供鳥民簽名留念。他一停在桌子上，立即嚇跑了幾隻簽好了名但還未離去而在桌子上大談時裝的女渡渡鳥。「髒死了！」女渡渡鳥們齊聲叫道。幾隻鳥侍衛也因此躲開。

桌子上供着鳥皇的彩色遺照，羽毛豐滿，有兩層肥大莊重的下頷



。照片的鏡框是紅木做成的，框的一角鑿着一條根據波渡島國旗的顏色織成的彩帶。其時，整個大廳只有他一隻鳥，此外就是他帶來的  
那幾隻蒼蠅。他慎重地提起筆，蘸了墨水，快速地在弔唁冊上寫道：  
「老哥，我以前不相信你的革命理論，現在，我認了，你是一個真正  
的革命家。」寫完以後，他在文字的末端簽上一個假名：Robert。

那隻波渡鳥解下豬油網，把它丟在鳥皇遺照前面，就飛走了。那  
幾隻蒼蠅高呼「聲」開膳了」，就向豬油網猛衝過去。

七一年八月廿二日



# 歸來

CHARLOTTE DELBO 著

牧 羚 奴 譯

我跟我的同伴——那些幸存的——一齊歸來。我們坐在一架飛機上。當時間聚足了動力，他們便逐漸變成透明，失去顏色和形狀。把我們緊緊束縛在一起的桎梏已經鬆開。只有他們的聲音留着，他們消失不見，當我們接近巴黎的時候。當他們在我的眼前變成透明，迷濛，像鬼一般，我觀察他們。我仍然聽到他們的聲音，可是再也不能詳盡了解他們的言語。我們着陸之時，他們變成陌生人。他們溜進候機的人群中，消失，只再出現片刻——可是那麼無可感觸，不真實，和短暫的，使我懷疑我自己的存在。

我們從一間辦公室漂到另一間，他們玩着這種鬼火的把戲。他們逐一消失，再次集合，又發現了我，說着一些我不能捕捉的話，然後又再退去，最終在等候我們的人群中消失，永遠陷入其中。我看到他們一分一秒地改變，慢慢的，不可感知的，殘酷的變成鬼——我最初沒有注意到他們的消失。無疑的，這是由於我跟他們一樣透明，不真實，並且一樣流動。

我好似在一群個體之中漂浮，人群只投我以匆匆一瞥。我忽然感到我像是處在一個深淵底部——沒有氧氣，喘息，行將氣絕。他們去到那裡？我發現他們消失之時，已來不及呼喊，或跟他們跑去——而我如何能够在那堆流動的人群中跟他們跑去？我叫不出聲；我無法移動雙腳。露露你在那裡，維華呢？爲甚麼我現在叫喚維華？維華，你在那裡？不，他們並沒有在飛機上。如果我連生者和死者都搞不清楚，那我自己是生者還是死者？

我必須承認，我已經失去他們，此後，我會孤獨。（我費了很久的時間才得出這樣的結論，其時我被一陣苦痛淹沒，我因之流浪，迷惘，漂泊）我能向何處求助？沒有甚麼能救我。叫喊，求助將是徒勞的。周遭人群中的每個人都肯幫助我，他們都在那裡，要幫助我；可是，他們所能用的方法是他們自己的方法——而我知道這一切都是無用的。能助我的人不可企及，沒有人可以替代他們。

很困難的，靠一種記憶的偉績，（可是我爲何說記憶，當我已失去記憶？）一種我不能闡釋的偉績，我嘗試回想日常生活的狀態。走動，說話，回答問題，說要去那裡然後就去到那裡。我已經忘記。我曾經懂得事物？我不知道如何着手如何開始。我無力承擔。我必須放棄。放棄或延宕以待來時。可是，首先我必須苦苦思索。

我在人群中漂去，人們毫不覺察，因我無重量；我頭部的內容外流。思索？當一個人不

再有駕馭文字的能力，當他已忘了全部文字，思想是不可能的。我遠非絕望。我曾經到過那兒……可是怎麼去的呢？我不知道。可是我曾經在那兒？我是自己嗎？是嗎？……我是在那兒，而且，說我不知該怎麼辦是不對的；我不思索，我不問自己是否有事可做。經歷，驚遇和思想：這些是我現在應用的字眼。

我坐在那張椅子上有多久？人們該會想我是在思索或休息。在沒有記憶和無法深思之中，我費了多久的時間才記起回憶的方法。今天，說我是冰冷的——像在高熱之中——並且是枯竭的，來解釋這一切是容易的。我甚麼都感受不到。我不能感覺到我的存在；我並不存在。我多久像這樣不省人事？（你看，我又找到我的文字。）很久——很久很久。我只有那個空閒的模糊映像，在那空閒，沒有一點光亮足以使我分辨我的睡眠和清醒的狀態。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

我若是苦苦思索，我幾乎可以想起我在牀上以及人們來看我的情形。他們吻我，跟我說話，告訴我事事物物，問我問題。不過，他們很快就停止發問了，因為我根本沒有回答。他們的聲音，我聽來好像是從遠地傳來。當他們走進我的房裡，我的雙眼被蒙蔽。他們的體積遮去了光亮。通過我們之間的薄紗，我看到他們向我發出鼓勵的微笑，然而，我一點也不了解他們的微笑，他們的態度，或是他們的仁慈——至少，我在較後時所假定的，是仁慈。

在回顧之中，要用文字語言來解釋在沒有文字語言時所發生的事，幾乎是不可能的。爲甚麼他們來看我？他們爲甚麼說話？他們想知道甚麼？爲甚麼他們要知道他們嘗試告訴我的事？他們特地來告訴我這些事？這一切都是不可理解的。一切都不可理解，這個事實使我冰冷。我並不好奇；我不想知道甚麼。他們給我帶來花和書本。他們怕我生厭？生厭……他們的一切想法都屬於另一個世界。他們猜想我會厭倦，給我帶來書本……。

他們把書本擺在我身邊的桌子上，書本就擱在那兒！可是我不想望它一望。書本久久擱在那兒……伸手可及，遠不可及。一段很長的時間。至少，他們過後告訴我，說我有一段長時間不在世間。我的身體無重量，我的頭無重量。一連好幾天，長長的日子，甚麼都不想，不存在。我仍然知道（雖然已不知何以會這樣）我確是還存在着，這是靠一些並不十足可以感知的感覺而得知。我又再次對自己感到不習慣。對於一個與它的自身隔離而使我對它是否

曾經存在也起了懷疑的自己，我如何能再次感到習慣？我的前生？我以前曾經活過？我的來生？我活着是否爲了有個「來世」，爲了知道「來世」的意義？我漂浮在現存的一切真實的空無之中。

朋友們繼續來探望我，帶來更多的新書，堆在其他的書本之上。有時，我坐在枕頭上，我會望那些書，却完全不想閱讀。無用的東西。它們是作甚麼用的？接着我忘記它們，回到我的迷失之中。

不知不覺的，真實又慢慢地在我的四週成形。不知不覺，乃因我沒有爲了要回到真實的層面而做出甚麼努力。我無能做出最輕微的努力。通過它的自然的重量，真實又自然地成形；慢慢的，它重新恢復顏色和意義……這麼慢的。在長長的時間間隔中，我會發現一種新特徵或是一種新的意義。

我逐漸恢復視覺和聽覺。我開始辨別聲音和氣味。味覺則恢復得相當遲。有一天，我看到——是的，看到——在我身邊的桌子上的書本，以及我牀邊一張椅子上的其他書本。這些書都伸手可得。我不能向書本伸出我的手。我久久望着書本，完全不想碰一碰或者撿起書本。我終於斗胆撿起一本書，打開來看，其時，它是那麼薄弱，那麼孤立，結果我把它放回書堆上去。孤立……是的，一切都是孤立的。那本書是關於甚麼的？我不知道。我知道它是孤立的……從事物，生命，本質和真理孤立出來。

有沒有一樣東西是不孤立的？我問這問題，而我失望，當我找不到答案。我說「失望」，因爲我不懂得別的足以表達我的意思的字眼。我並不失望，而只是茫然。

面對着那些書本，我久久感到氣餒。一連好幾年。我不能閱讀，因爲我自以爲書本的內容我事先都知道了；我覺得我的認識是不同的，我有更確定，更深刻，更淺近以及更不可駁倒的知識。

我垂下眼睛，爲了不要看臉孔，因爲那些臉孔無遮掩地出現在我面前，因爲我一把眼睛轉向他們，我就看到在那些臉孔後面的人們，這使我很是尷尬，所以我垂下眼睛；同樣的，我把書本擱在一邊，因爲我能够看穿那些字句。我看到陳腐，習俗和虛無。我看到聰慧。那個人有甚麼話要跟我說嗎？爲甚麼他不說呢？



一切都是假的；一切事物，那些臉孔和書本，向我暴露它們的虛假，而我絕望，當我想到我已失去幻覺和夢的能力，已失去對想像和說明的率直心懷。屬於我的那個部份都在澳西維茲（註）死掉了，使我變成一個鬼。當你看到虛假，當不再有光明和黑暗，並且在一個凝視或一本書中也沒有一點可以讓你猜想的東西，那時你還有甚麼好關心的？你如何在一個沒有神秘的世界之中生存？謊言現出令人目盲的顏色，並立即與真理分裂，像一個混合物的解體，各種成分回到它的顏色和密度之中，你如何在這樣的世界之中活下去？

我問這些問題，問了很久，可是找不到答案。假若沒有半樣真的東西，爲甚麼要活？誰也不可能再被愚弄，爲甚麼要因此抱憾？被愚弄是多麼舒服。我跟一個不可能回答的問題抗爭；我看着那些無用的書本。對於我，一切都是無益的。當一個人已經忘了如何生活，知識又有甚麼用處？

這一切如何終結？我不知道。一天，我撿起一部書，開始閱讀。我希望我能說出事情是怎樣發生的，我完全記不起來。我甚至忘記了書名。如果我說出一部巨著的名字，會使人產生好印象，可是，它只是一本隨意檢起來的書，它使我恢復別的事物。我應該嘗試回憶。回憶是這麼困難，我必須暫時不管。若有一個人一個地下迷宮迷失多年，在他來到一片光明之前，他是否想到要劃清他所走的道路？他知道他再也不會回到迷宮中；那麼，他爲甚麼要操心？

（註）Charlotte Delbo，法國女小說家，本文譯自法國世界報七月十五—二十一日的英文週刊，是她的新著 *Mesure de Nos Jours* 的楔子。這部書的內容是一些從澳西維茲倖歸來的男女的苦痛之聲。澳西維茲（Auschwitz），是波蘭的一個小城鎮，現今人口約兩千八百多人，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它是納粹的死營，數不盡的猶太人和波蘭人在這裡被害。這個城鎮有一間呈現納粹暴行的紀念館。Delbo 的主題是「喪失」。書中主角從死營歸來，可是，她真正的自己仍然留在死營中，她甚至失去了記憶力，只剩下那一點點求生的意志。可是，當她歸來，她的抵抗力崩潰，發覺自己又處在荒野中，自我分離，自己觀察着另一個自己，連聲音也完全喪失。





拉 笛 夫 像

牧 羚 奴 作

6-1-1970

齊克果自稱沒有權柄說教。他不敢自命爲「教師」，而只是一個「講者」。他是「以無限的喜悅和感謝之忱稱呼我的讀者爲那單獨的個人。」他要直接訴之於讀者的自我活躍。這類似梵谷的「我覺得自家像一個農夫」的自謙，其殊勝處，在於能表現出獨立心靈交換經驗時所必需的對彼此的尊敬。這種尊敬在此地是少有的。

一個生命，是一連串自我活躍的過程。不過，一個藝術家，只有當他單獨在工作室裡的時候，他創作，造品是他的神。當他上畫廊，接電話，在嘩嘩的群居生活中，他只是一個「經驗不豐富」的個人。自我活躍之獲得敬重，個體的經驗獲得珍視，是時空開放的特色。促使普遍獨立心靈的湧現，乃佛家的旨趣。在獨立心靈之間，容有「接生」的現象，絕沒有「灌輸」一類的事。而一個不求獨立思考的藝術家，絕對想不出甚麼東西來。



Handwritten signature and date: 1971

1-2-1970

她剝橘子。我吃橘子。我要她吃橘子。我閉着眼睛吃了許多瓣的橘子。我們只有兩個橘子。她也吃橘子？我張開眼睛，看見泉和蟬聲。

※

一個女人在植物園的綠湖邊上餵幾隻白色一隻黑色的鴨子。一個穿紅衫的小女孩蹲在她身旁。一個男人沿岸上的路走去，太陽東升，他的影子跟着湖水流去，女人微微抬起頭。

3-2-1970

父說他第一次捕鱷魚是用↓形鐵鉤，用魚肚（或水母，最腥）為餌，結果整個被拖走，失敗。第二次用的是V形鉤，比前用的鉤大，終於把鱷魚活活拖上魚塲。因為沒有經驗，那條鱷皮腐了，雖有人要買，但出價太低，他把它丟掉。鱷魚頭硬似鐵，斧不能入，只能以大斧破其頸項。在我誕生的那個海島還處在半荒蠻的時代，到處都是鱷魚。海灘上，鱷魚聚在那裡晒太阳，皮膚晒成白色；夜裡，用手電筒照去，是一粒又一粒的紅眼睛。每次捕魚上網，船邊常有這種大伯公魚出現，撒去一些魚給它，它刷一聲掃吞下去。罵它，它好像會「聽話」，走掉。它似乎不想咬人，否則，近在身邊，鐵人也完蛋。有一次，父到渡頭下部去收釣鱷的繩子，雙腳浸在水裡。少頃，他一回頭，看見一隻鱷魚浮在渡頭的上部，真是頭皮都腫了起來。他手中有一把巨斧，加上他千斤的臂力，仍然被它嚇壞。他靜立不動，最後是鱷魚自己沉入海中。他捕獲的第一隻大伯公魚長丈二，剖開魚肚，內有類似人骨之物，也有魚骨，磚塊等等。

4-2-1970

父生於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三日，母生日是一九〇三年十月二日。父南來時廿歲，在海嶼郊工作，臂力驚人。他很勤奮，工作了一個時期，才買下一個草籃，拋棄那條裝衣物用的麵粉袋。他自己做雨衣：把豆腐塗在粗布上，再擦上松櫛油，即可禦雨，那時候沒有好膠布。他也好賭：小時候在家鄉放牛，與



別的牧童約好在某個山頭相會，把天九牌藏在肚兜裡，上山，割些草，大夥兒便在墳墓的石桌上賭起來。家裡賣一隻牛，他可獲得一點錢，新年未到，已先以壓歲錢下注。初在海嶼郊工作時，有一對夫婦寄居在該處賣唐山柑。他每與其妻賭「葫蘆鉢」，每賭必勝。三年後回家鄉結婚，正月完婚四月再南來，到四角芭後，該海島已經荒蕪。海豚太多，魚網盡毀。鱷魚，蒼蠅，蚊蟲，樹木一開伐，不久又把房屋團團包住。就在這個幾乎是闕無人烟的荒島，他靠一雙手，重建自己的家園。而這只是一個英雄肝胆菩薩心腸的大靈魂的開端，他一身的事跡，我的筆不能傳其萬一。

### 13-3-1970

從一九五八到六二年間雕塑家Michael Ayrton 總共創作了三百張素描，十五件銅雕，一系列用不同材料製成的浮雕，以及十二張畫。這些造品的主題只有一個：即希臘神話中製翼者戴達勒斯（Daedalus）與伊加拉士（Icarus）的故事。伊加拉士是戴達勒斯之子，因以蠟翼飛逃，離日過近，其翼卒為日光所融，墜海而死。亞頓覺得：這則神話的意義是常新的，特別是在今日的世界。人的發明使人進入太空，可是，這種飛行的能力不僅能夠殺死伊加拉士，也能够殺死任何一個人。尤使亞頓注意的是戴達勒斯這個巨匠兼原型藝術家跟他兒子之間的關係。在這世紀，人類已經完成了許多新創。然而，要塑造一個自身有力飛行的人物形象，等於要塑造飛行本身作為一種概念的釋意。這跟設計一架飛機是不同的，飛機的駕駛者是人。此外，發生在伊加拉士身上的事，在亞頓的意念中，包括一種人身的變形，也即是跟隨着他向太陽飛行的速度所產生的他的結構之變形。因此，從製翼者的頭，身像開始，一直到溺死的伊加拉士，亞頓不但貢獻出一個雕塑者的力量，也付出了一個思想者的力量。

### 29-10-70 dream 1

我手上有兩包東西。我走在兩旁盡是樹林草木的紅泥路上，很泥濘，甚麼時候下過雨。窗簾慢慢飛起來，很冷，窗簾摸着我的臉部，然後壓在我的小腹上。我推不開這條布反常的重量。

我是在趕路的。可是，路窄得像條小溝，雙腳很難移動，而手中的一包較小的東西，常常掉下，一

掉入溝裡，轉身要拾起，非常費勁。

前面盡是交錯的樹和樹葉，在這荒涼陰暗裡，當然沒有別的行人。路顯然很長。最後一次，當那件東西掉下時，我轉身要去拾，看見一個著印花尼赫魯裝的小孩子站在溝的斜坡上，在草木的掩映之中。他走向我，沒有講話，我看不清他的面目。

小孩子用兩條長長的蕐繩把我的左腿縛住，繩的另一端拴在一條淺溪裡，水流在卵石上。淺溪中，在繩的末端附近，又出現兩個小孩子，看去像是女的。一座橋彎彎拱在他們的頭頂上，他們的形象因而相當晦暗，只有橋口截住一些光。他們時不時拉動長繩嬉戲，我覺得疼痛。即使朝相反的方向企圖逃掉，也是痛，而且會跟那個站在我身後的（我感到他的存在）穿尼赫魯裝的小孩（不知是男是女）相遇。我的脫身不是奮力的結果，因為我根本無力反抗。那兩個小孩牽起長繩，一手又一手的將我拖近，像拖着一條上鉤的魚。

我沒有回頭。我在跟他們因解繩而肌膚相摩擦時的顫慄中愣眼奔去。

我疾步如飛，我像是坐在快車座內那樣輕盈。沒有方向，不過，前路是有形跡的。有時，兩旁的樹葉，伸出來擋住路口，我飛過時，葉子打在我的臉上，嗖然有聲。

我只俯首看地面一次，發現一雙某人拋棄在泥路上的送葬用的草鞋。

※

## dream 2

路上沒有別的車輛。街兩旁的屋子在我的眼前分開成兩條飛線向身後竄去 60……70……80 mph。我坐的車，就是在無聲無息中像烏鴉那樣鬼祟地停在你站立的街口然後又迅速離去的那種車。風帶走司機的聽覺神經。

「烏雲不散？」我大聲地對他說。

「呸……呸……啊……」

「烏雲不散？」

「烏雲……呸……」

兩旁的屋子，實際上都祇剩下一片與路平排的白牆，連綿不絕的。

司機放慢速度是因爲當他轉入另一條街時忽然看到有很多輛跑車在互相追逐，吵聲很大。這些跑車完全不顧交通規則，前後左右亂飛一場，我想，這時是深夜了。每一輛車都有號數。從顏色看，他們好像是兩派不同路數而約定在同一個地點相會的人馬。由於交通的混亂，我的司機停下車來。

他們的約會地點正是我們要經過的街。待他們的車都停下時，我的司機大概也猛省到應該離開此地，便又開動引擎，想走掉。可是，附近已經有人叫我們下來。我們應命下車，他們一個個逼近過來。我發現我們的車也有一個號數。「想逃嗎？要逃去那裡？」他們當中有人伸手入口袋，像要拿出甚麼東西來。

※

### dream 3

我接到一個電話，叫我回家，有人在家裡等我。我問是誰？對方說那個人沒講名字，他也不認識他。我問說是甚麼樣子？對方答說很難形容，總之是沒見過。我問說來客是幹甚麼的？對方答：他說是藝術家。

那人是個中年人，兩邊頭髮剃得很高，中部的頭髮一根根整齊的排着。他沒看我一眼，當我抵達家門的時候。他呆呆地坐在一張黑櫥上，看着一個浴室的門。他穿着一條夏威夷衫，下着一條短褲，他不動地坐着。

我要跟他說話，可是他不動。由於彎着腰，我沒注意到身邊已經來了幾個人。這些從未謀面的陌生人共有八個。一眨眼之間，他們組成一個方形，把我夾在中間。藝術家還是不動坐在那裡。我被夾在正中，這個方形，由三排三個人的行列組成，從任何一行數起，倒數，橫數，直數，都是三個人。

他們終於表明要我拿出我的所有。我遭劫的結果跟遭劫前沒有甚麼大差別，因爲我的「物質」並不豐富。

「到隔壁去吧。」藝術家說。

到隔壁？我四處找電話，但所有的電話都只剩下號碼盤，聽筒全都不見了。

霸王車的面貌大抵是靠東補西綴而成的，整潔的很少，大部份都像有衝力的病人。常常可以看到的文字裝飾是「一路順風」、「獵人」、「偷手無情」、「水長流」等等，像妓院的「春」，「出入平安」，真可以道出那種生活的模型。有的還裝上各種各樣的燈泡，配上流行歌曲和音樂，氣氛是樂觀的。這很有「自首」的味道，真要抓，連鬼也不敢駕。

有的司機中了無法計算的三萬，不過，一張也沒有去還。今天能够平安無事賺得十來八元，明天明天再說。這樣，他便不能在家裡安睡，因為便衣警員隨時會像抓犯人一樣到來突擊，他有一張流動的睡牀。這是痲瘋病患者頑固和絕望。

在交通最擁擠的時候，常常有個鬼一般的交通警躲在那兒，或者像神一樣站在那兒。前一種方法跟霸王車司機的賺錢方式沒多大差別，後者則有「我在這兒誰敢胡來」的架勢，總之，大家等不到車的時候，會看一看他那漂亮的制服。在一個是非莫辨的候車者來說，這先生才是真正「阻礙交通」的人，應該三萬他。據說有一些怕遲到又沒有車搭的女工人，就會經常責罵過交通警。這種神經病的女人，法律真沒辦法，而且靠你站在那兒畢竟也解決不了問題。

在一些特別敏感的地帶，私家車可以安然停下，上入下人都沒關係，霸王車就不同了，臭頭爛耳的，眼睛不亮，三萬有份了。搭客坐在車內，有時也會東張西望，看那些交錯的喇叭聲，好像在替人把風那樣，只有當車身走動之後，才算脫離險境。

30-10-1970

草的綠色奏起昨夜雨的工作。晨在蝶區。空氣是一堆鴨子。輪胎的聲音帶來鋼鐵的聲音。黑霧。所有的菓類都有蟲眼。

這個樹園是生活中較有規模的自然。園中有一棵香口膠樹，已經有一百五十年以上的壽命。雖然已經練就日走數哩的功夫，沒有植物和昆蟲的陪伴，態度便不會是意筆的。出了園子，那條通向工作地點的路，是猴子，蛇，松鼠，和唯一的清道夫的世界。路上的空氣，比園中的空氣來得更青綠，最宜作呼

吸運動。可是，在這個世界，只要有路，稍為平坦的那種，上邊就有汽車。當你不想看某種東西的那時，它來了，一輛羅厘，說不一定還有一兩個正在解煙癮的警察。

※

我要你在五分鐘內不要想豬，現在開始！五分鐘不要想豬？這有甚麼了不起？任何東西都可以想，為甚麼要想豬？五分鐘不要想豬，為甚麼呢？我不想豬，五分鐘不想那種動物。別說五分鐘不想豬，就是五小時不想豬也行。豬有甚麼好想的？豬又不是美女，豬值得想嗎？要是豬是美女，我當然不能不想，五秒鐘不想都不行。他不讓我想豬，真是怪了。不想豬又怎麼樣？不想豬都是一樣，豬就是豬。我五分鐘不要想豬，我跟你打賭。現在開始，不想豬。我絕對不想豬，不再想豬，真的不想豬，不想豬了。

你經常坐在這裡？

水泥是冷的。

你喜歡坐在這裡？

是水泥冷。

你不怕冷嗎？

冷冷的水泥。

※

刀割你的肉，痛嗎？

看傷口。

31-10-1970

魯迅的髭

讀「魯迅逝世三十四周年紀念特輯」。很多張魯迅的相片，有一張是「魯迅在五一節日：一九三三年四月魯迅遷居上海山陰路大陸新村九號，於五月一日特攝此影留念」。這張照片跟一般的魯迅形象有點不同：魯迅的頭髮很長，面有倦色，也許是「小病」後的樣子。他留着兩條Sideburns。「花生米」



中的Snoopy，有一次用雙耳貼在頰上，心中想：「有Sideburns，我看來是偉大的。」加上魯迅的髭，那樣子是有點飛型的。要是你問魯迅：「爲甚麼蓄髭？」魯迅也許說：「禦寒。」或者像某些婦人著某種衣飾，理由是Decency。一個人蓄髭與他的爲人民服務的精神是沒有多大關係的，而且魯迅的墳墓（上海虹橋萬國公墓），也是佔地頗廣。一個爲同胞而流盡血汗的良民死去，恐怕沒有這樣的風水。擺擺姿態，拍出各式各樣的玉照，又用相當浮麗的毛筆字在上下左右題款，不但與革命無關，且有個人英雄主義的味道。「個人英雄主義」本身是「健康」的，一個人有英雄主義思想而不肯承認，就不對頭了。任何一個個體，總有一個特異的地方足以使他成爲英雄。魯迅的髭，據說很受高爾基的影響，不過，配上魯迅的整個顏面的結構，風格到底還是有的，這可稱爲他的特色之一。因此，魯迅的髭，一如他的文采以及一生的成就，跟誰都不相似。尼采，達里，克拉克，莫里亞克，何布格力葉等人都依照各自的喜愛而蓄上各式各樣的髭，天生的條件加上後天的看顧和努力剪裁，乃創造出各不相同的「怪異的感覺」。他們都有水仙花的自我欣賞力，而且苦心經營，使到那種怪異有了觀衆，美產生共鳴。搞藝術，或欣賞藝術，這常識是必需的，不可不知，或故作不知，倘如是，就不是甚麼現實主義。

亨利米勒嘗以爲弗洛伊德一生的成就只能說是一件美事，任何要了解或詮釋他的思想言行的企圖必然會是徒勞的，除非他自己坦白說明，沒有人能够搞清楚他的靈魂。齊克果的一生，弘一，魯迅的一生，也一樣。一種美的出生，繼而成長，而不朽，都是由於獨特之故，是抄襲不來的。你沒有齊克果的駝背跟他那種神經兮兮的恐懼與顫慄，沒有弘一的斷食經驗與破裂，沒有魯迅的髭與「那可詛咒的時代」。

## 1-11-1970 父親的夢

家人找不到一個侄兒。這裡的人家都是沿島嶼的四周臨海而建起的。在早年的日子，蚊帳一擡，蚊死千萬，舉目一望，泥灘，渡頭附近，海面上都是鱷魚。在夜裡，手電筒一照，是一對對紅色的眼睛。那是黃昏，大家都在尋找那個失蹤的侄兒。父親終於發現那個侄兒赫然被一隻在潮退後才出現在淺溪中的鱷魚咬在口裡。大家都呆住了，同時也都變成一動也不動的旁觀者，守身地站在岸上。他的心臟漲大起來。

他跳下去，雙手迅速抱住鱷魚的頸項，出力一收，才發現鱷項上爛了一個大洞，原來是一隻病鱷。

侄兒已經逃脫。他活生生把鱸魚拖上岸來。觀望的人們動了，圍圍圍住大鱸。

「這種大齣戲，還是要老的才敢搬演。」他說。

4-11-1970

那攤魚粥，是整條夜食巷裡生意最好的小販。生意好，除了東西好之外，就是全靠自己人手，工作勤奮，沒有貪污現象。他們的頭手是個大哥，也是唯一的男性，其次是一個大姐，餘皆小妹。他們說話少，雙手不停工作，臉色紅潤，身體結實健康。那位大哥的舉止有點浮誇，但工作能力最高，其次是個大姐，瘦小，不附合現實主義的美學標準，却有一種少見的美的造型。他們的父母顯然已經退休，但時常來幫忙。這一家大小都很有禮貌，顧客來遲了，他們說粥賣完了，加上一聲「對不住」。他們的眉毛都很黑，嘴唇很紅，全然是勞動的顏色。其中有個小妹，是在相似的造型中顯出特異的一位：有眼睛之中最小的眼睛，單眼皮，嘴唇厚，上唇微翹，相當胖，走路時看去只用脚尖。她極少講話，而且有點結巴，很少抬頭，抬頭也不看人，只是不停工作，所以，在他們的魚粥攤邊上另設的姐妹攤位，就由這個小妹主理，生意之好，不在主攤之下。這個小妹看來不容易接受任何批評，可是，在她的頗為頑固的形象中却深藏着力量。

他們的攤子最近請了一個童工，是個小胖胖，也是他們唯一的僱員。小胖相當勤力，常常忙得一身油污，食量驚人，有時也偷懶，他一偷懶自然就挨罵了。

「再給一點魚肉來！」小胖在收檔後吃宵夜，將一塊魚骨吐到桌上，向大哥說。一個坐在他對面的小妹乘他不備在他的清湯倒了一些醬油。

「這個要不要？」大哥還在忙着收拾東西，向小胖指示那條掛在擋前的作為生意標誌的長魚骨。

「都是給骨吃。」小胖說，嘴角積滿了湯水油漬。

「有得吃就算了。小孩子貪得無厭！再嚙嚙皮就疼。」

「都是骨。不然再給一點麵來。」小胖又說。

「這個不是肉？你剛才吃進肚子的是甚麼？」一個小妹指着桌子上的魚骨說，意思是肉吃完了，當然剩下骨。

「都是骨。」

「工不做，每次偷懶，不給你吃。」大姐說。

「骨頭，骨頭，都是骨頭。」

那個大哥給他氣得變眼發光。他在休息時走到附近的冰水櫃。那個賣檸檬水和仙草的小孩跟他說：

「小孩子有一大堆，誰叫你請那個阿肥？」

「不能這樣講。人像機器，有時走快有時走慢，好像你的草粿有時好有時壞。」大哥答：「有時人的肚子裡頭掉了一粒螺絲釘，就走不順了。」

「講話每次都是這樣，肚子有螺絲釘？不是要吃幾粒螺絲釘下去？」仙草孩子駁道：「你跳跳看看沒有螺絲釘掉出來，講話每次都沒有譜。」

這孩子長得很伶俐，五年級時因留級輟學。他整天站在街邊，守住那個冰水櫃。以前是他父親看櫃，現在很少來了，看樣子已經衣鉢相傳。小孩的兩個弟弟也時常來幫手腳。最小的一個，脣起足尖，才能摸到水杓，而要用水杓搯水，簡直辛苦得很。那個第二的，也很聰明，扁鼻子，頗有做生意的經驗。他說：

「我們考試快完了，明天一科才。」

「爲甚麼今晚又出來，不在家唸書？」

「明天一科才，完了就考完了。」

「你應該在家唸書。」

「考不起更好，要做工。」

「讀完書再出來做工呀。」

「我英文考○蛋。」

「那你應該努力讀書。」

「爸爸害的。我要讀他叫我出來做工。」

對面那攤水菓販有一個盛楊桃水的柚木小桶，據他說已經有四十年以上的歷史。從他父親到他，已經渡過兩代的水菓生涯。他的兩個弟弟也是水菓小販，他們的長相很相似，並且都用左手操菓刀，甚至連講話，站立的姿勢也一樣。他的兒子有時也出來幫忙，也用左手，也是那種姿勢。

「他爲甚麼要做地牛？還不是爲了吃飯？我叫他好好照顧家裡的母親和妻兒。我只是講個大概給他聽，聽懂就好，聽不懂沒辦法。」

「我們也要本錢。大街邊不准擺，我們就擺到沒有車輛少有行人的小巷裡。我們家中也有妻子兒女，不做，叫他們餓死，而我們去偷搶？他叫我走。我跟他說，你現在在這裡，你去了再來，我一定還是在這裡，你不信我沒辦法，我是講真話。」

「一張三萬就夠了，你一連寫了幾張。你也有老母，妻兒，你爲甚麼要做工？」

9-11-1970 Dream 4

我回來的時候因爲尿急而上一家咖啡店的廁所。够髒的，地上全是黃膩膩的一片。我在打鈕扣的時候，忽然發現在黃色之中有一小塊的血，而且，由於液體的相混，紅色已經擴散了。這家咖啡店一定附設其他的買賣攤子，有巷子一定有叫賣的聲音，也許是雞飯，或粥。總之，那塊血不是來自人體，而殺戮是發生過了。沉思的形成，必然是起於一種直接威脅到你的巨力。

我上辦公室下邊的廁所，我把上衣脫掉。出來時沒把上衣穿上，赤着上身回冷氣房，一點也沒感覺到那種人造的寒冷。胖子坐在打字機前，看見我走進來，露出一個資本主義的淺笑。他在嘴唇的勉強牽動之間跟我說*Bonjour*。我也說*Bonjour*。我的上衣在廁所裡頭。

我不見了一些錢。在睡床上看到一些菓類的遺壳，核以及廢物。我決定不留一點手指痕在桌子的玻璃面上。我想偷劫者再次行劫後一定會留下無可遮掩的証據。

※

安敦禮給我吸了一口印度草，結果毫無反應。近讀柏拉裏的一幅天體運行的畫，其High處，並非來自大麻。明從巴黎帶來「毛髮」的原聲唱片，息夫很是喜歡。息夫的嬉皮作風，連安敦禮及羅曼也受影響。息失駕快車，路越壞，他跑得越快。他枕邊垂着一個慶祝中元的燈籠，兩個電吉他，一副耳機，一對紅蠟燭，一副鑼鼓和鼓，一個大書架，架上很多紅書，幾枝簡單的紙花。他們計劃組織一支樂隊，準

備有一天在夜總會獻唱。

向息夫那變嚇走文化官員的拖鞋致敬。他的客廳擺了三個豬籠，準備「收藏」某種「人類」。他是馬列主義者，習空手道，不相信世上有永恆的東西，近作是一首長詩，打在一張很長的紙上，簡直是手卷，讀之有「開卷」的味道。

10-11-1970

友人送一顆波羅蜜。我用刀切去兩塊皮，看到金色菓肉，却沒辦法把菓子取出，而手和刀都沾上極黏的菓乳。工友說手和刀都得先擦油，菓子應切開成兩半，然後再沿切開的面小塊剖下剝出菓子。這就是經驗，我想起莊子的「養生主」。工人一下子就剝好了一大盤的菓子。懂得拿刀，懂得波羅蜜是好吃的菓子，懂得吃，結果是動它不得，無可如何。

在綠色巴士車頭收散客的的士司機，應用兩種手勢：一是用手掌向前直搖，意指直行上武吉智馬，另一是用曲掌橫搖，意指到淡申路軍港，看了好多次，也問了好多次，才肯定它的意思。在這兩種手勢的背後，累積着這一帶的司機和搭客的長期經驗和對這種經驗的承認。要懂是要付出代價的。「懂」是緣起的。

魚粥檔前那條長魚骨，小販在骨的尾端，也是漬血的地方貼上兩張紅煙紙。這是幹甚麼的？你看懂了嗎？那是魚骨，是煙紙，血，可是意義呢？

別以為你是曠世奇才，人類的整個生活面，你一眼就看懂，而你看不懂的東西，都是毫無意義。

※

很多小國詩人出盡氣力，想贏得像大國詩人所享受的 Pop。Pop 固不是一個詩人的好壞的標準，不過，這使他的信徒們陶醉。小國詩人又好又聲勢浩大的不多，是少有的例外。國土的大小，民族的興衰，政治經濟科技語言大眾傳播媒介等等的發達對一個詩人的 Pop 大有影响，卜列維若在這兒，不能有他所享受的「光榮」，耶夫士欣可也是。生而為小國詩人，必須接受這種天生的「約束」，沒有片場，不能拍電影。用一種七億人的語言，在一個二百多萬人口的地方朗誦，其中三除七扣，剩下來欣賞你的「詩歌」的「人民大眾」，恐怕也是三五成群罷了。



我和一個雙眼巨大嘴巴很潤頭髮蓬亂的瘦老人坐在飲冰室，女侍以英語問他要喝甚麼。

「妳是華人。」他操華語答道，並且用英語補充說：「Second Class。」

此人精神矍鑠，一點沒有老態，在言談間常常顯出他的「衝動」來。

他忽然抱住我的大腿，把整個臉印在我的腿肉上，像青蛙那樣開始吮吸我的腿肉。我感到很是奇怪，同時，爲了怕他作進一步的傷害，我用另一條腿壓住他的整個頭顱，使他動彈不得。不久，他的手鬆了。我抬起腳，發現他像死人一般躺在座位上，雙眼緊閉，了無生氣。我慌張起來，離開座位，跑上一條很長的小徑，徑上沒有半個行人。

我一回頭，老人追來，手上拿着一枝短小的竹子。他飛快向我追來，嘴巴緊閉，顯得很有自信和毅力。我閃避，他從我身邊飛過去。他轉身又飛過來，眼見要給他抓住的時候，路上忽然出現了幾個人。老人矮矮的，像個小孩，站住不動。那幾個人擋住他，其中一人顯然帶有一把刀。

「我的右手臂給你斬掉。」小老人說，臉帶笑容。「真的，我的手臂給你斬掉。」

21-11-1970 星期六

Adele Koh 在「弄情的藝術」一文中說道：弄情是一種刻意的表現，其中附帶對該種表現只是純表現而不能在真實生活中履行的認可。弄情是一句話的許諾，一個投視，一次的垂睫，或是口音中的一種反應。它的本質是：一種永遠沒有實現的承諾和慾望。弄情者給旁觀者了無一物，却給對象予一切，同時也甚麼都不給予。今日弄情藝術之衰退，乃因現代女性出示她們的一切所有，Coyness 蕩然無存。中國古代的女性以一把輕搖的扇子和眼神說盡千般的風流，維多利亞時代的女人只露出一個淨潔的足踝，就把對象弄得魂飛魄散。

讓一切都完美的沒有得到解決，這是它的首要原則。其次是不可做出任何外現的明顯的粗魯的動作。參予這種活動需要極複雜的用心。人皆有缺陷，這些缺陷往往在近距離內暴露出來。羅曼蒂克的人相信完美的可能性，因此，弄情使到一切都停留在這種沒有被發掘的可能的水平上，而一旦界限越過，幻

象消滅，遊戲就此終了。它與低級的艷俗的東西沒有關係，跟所謂「愛」乃至 Women's lib，也毫無干連。弄情者若不肯據規則活動，或只爲了求取對方的快感，它就不再是弄情，而是別的其他東西。

Koh 曾經嘗試在新加坡前鋒報開一個文藝欄，要求詩作。結果是詩沒有刊登半首，倒是她寫了幾篇類似 You are all poor poets 的文章，之後，草草結束。她說詩不一定要花要月，大部份詩人都是如此。可是，詩也不一定不要花不要月。這位深知「弄情」三昧的編者，在選詩方面的失敗，與她作爲新聞記者不忘其身負的「任務」有關。一些詩作，其夢幻與新聞的現實性相去太遠。詩的欣賞，猶之對弄情的欣賞，一個新聞的鼻子，不見得能嗅到一些詩作的「含羞」。她要她的詩人拿出可理解的東西。結果她甚麼都看到了，却甚麼也沒感覺到。沒有一個人真正「完全」「讀懂」了一首詩。你真正懂得詩的起源嗎？生命的起源不可窮究。

※

## dream 6

一個外鄉的出家人帶一個女信衆到電話亭。他幫她接線。在聽筒的轉手之間，第三者到來，並且發覺那是比翼鳥一類的技巧。第三者因是高血壓患者，且識武功，加上「路見不平」的情操及個人的「私慾」，乃出手攻擊出家人的頸項。

22-11-1970

莎倫帶謀殺案主兇曼生在法庭上供稱：

「我沒有殺害半個人。我不會命令誰該被殺。」他指控社會首先拋棄了他的「家庭」的成員。他說：「當這些人的父母不要他們之後，他是唯一給他們避難所的人。」這些孩子們帶着刀到你這兒來。他們是你們的兒女，我沒有教導他們。」

「你說你的孩子們是多麼癡惡的兇殺者。你把你的孩子們搞成這樣。我沒有這樣做。」

「我不會不喜歡你們。我要跟你們這樣說。你們不久就會殺死你們自己，因爲你們都瘋了。」曼生

說他所學到的唯一的生活規則是「不說謊」。

「我也許會暗示過我也許就是耶穌。但是我還沒決定我是誰或是甚麼樣的人。」

「我沒有告訴人家該做甚麼。你們要殺我，而我已經死了。我一生都在你們的墳墓裡頭。」

「在我自家的世界中，我是自己的帝王。」

「我只是爲自掃門前雪而工作，這也是尼克遜所應該做了的。他在白宮，把他們送到越南。」  
曼生被控於去年八月派遣他的一群信徒到兩個地方分別殺害女影星莎倫蒂以及另外六人。

※

蘇辛尼申語錄：

1 當你寒冷時，別想從溫暖的人那裡得到同情。

2 沒有人能夠擋住通往真理的路，爲了要向它邁進，我甚至願意接受死亡。

3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有一個大作家就儻有了另一個政府，因此，沒有一個政權喜歡大作家，只喜歡小小的作家。

1-12-1970

母感冒未愈，陪我作「釋迦傳」至凌晨四時，今日開齋節，續作，將完成。

26-12-1970 Dream 7

有人在那條河邊上抽煙，只見煙不見人的謠傳已有相當時日，住在這個地方的人家都非常擔憂，尤其是夜晚，都害怕會有甚麼東西忽然黏附在身上。

我上廁所，鈕扣開了，但衣服怎麼也拉不開，緊緊縛在身上，難受之極。我用雙手向左右擊出，口出粗言，在咒罵甚麼東西。妻子過來相詢。友人知道有這種怪事也惹起無名之火，飛腳亂踢一扇活動的門。我叫他不要衝動，我看到隔壁的窗口有人。我說人家在睡覺。

我就是不相信這種事，但謠傳越來越多。人們把他們的「發現」描繪得有聲有色，不過，都是個別

的發現，那東西不會「公開」在有兩個人以上的地方出現。至到這一次，當夜色深沉，很多人聚在河邊之時，一根火柴在河邊亮起來了，沒有手，沒有甚麼別的，就是那樣的一根火柴，一剎那就熄掉。衆嘩然，競相走避，嗣後有一連串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在河邊的茅草上相繼燃亮，相繼熄滅。

連廟門口都發生這樣的事，有人這樣說。我和母親及小妹趕回家來，夜是驚人的。母搓了幾個紅紙團，然後一團團丟出窗外，紙團着火，她責罵說是誰把她的左手弄得沒有力氣。小妹與母親住一屋，房很簡陋。紙團燃燒，我看到隔壁的籬芭內蹲着一個人。

我另住一屋。我不敢翻身，心想我會忍痛咬破手指，把血撒過去，如果真有甚麼「異象」出現的話。

28-12-1970

沙爹小販說華人做的飯是用香草包的，馬來人用椰葉。目前香草很貴，因為產量少。以前有香草芭，現在政府拿去建房子，沒有芭了。他說：再過五年，連椰葉也沒有了。

10-1-1971 dream 8

水鄉的路大概是由於漲潮的關係，離水面不高，其中有一小段的路，是用有節眼的小圓木跟籐條繫成，連接兩個高出水面的魚埕。我走在其上，起初還算安穩，到了接近另一端的時候，整段路竟像一條蛇那樣游動起來。我立即搶前，舉足欲跳上魚埕，那知路一扭，把我拋入水中。結果，在我左右手中有兩個眼鏡（有一個是John Lennon戴的那種），只剩下一個鏡框。一群小孩圍過來。我上岸後，他們說要幫我下水去找鏡片。這些孩子，我都不認識。而他們的熱情，使我頓覺自己離鄉太久。他們在水中撈了很久，或者說是在水中嬉戲，結果是甚麼也沒找到。

在島上服務的那個護士，叫我應該時常跟她打招呼，才顯得出彼此都是從都市裡來的。她的所謂招呼，當然是指在都市裡的那一套。我答說各地風俗不同，不必這樣。我跟她說：剛才我在這個建築物的甬道上走動，不意一轉就轉入一個沒有人的房間裡。房裡有雨水滴下來的聲音，水滴的聲音是金屬的，

可見是某人在某個地方放上水盆。這個房間是一定有人住的，不過，當時並沒有燈光，只是隔壁房有一點微弱的光漏進來，光之所以微弱乃因兩房相通的那個用鐵網隔住的部份，隔房的人用紗紙糊起來。那紗紙是一種拒絕。我記得這已經不是我第一次到此房中，雖然幾次都是偶然轉進來的。護士向我指示那座大建築物盡尾的一個房，我說不是，因為樣子完全不像。「你在做夢。」她說。「我們的眼睛都睜着，而且是面對面在講話，那裡是夢？」我答。後來，我發現整座建築的形式，跟我走進去時的樣子不同，最少，那個房間已經不在那裡。

#### ※菲的夢

我要在海邊拍一部電影。所有工作人員都集在海邊。工作人員都在海邊站着，我單獨走入水中，水深及胸部，一直走去，却永遠不沉，半身露出在水面上。

#### ※

菲母贈一套雕塑工具，共有方形鐵錘兩把，尖錘一把，十五支形狀不同的銼子，一件工作衣，以及一個面罩。

19-1-1971

完顏與孤鳴談「技巧好，內容差」這一句時頗為流行的批評用語。綜合完顏的論點如下：

批評者在批評一件完成了的藝術品時，最重要是把它當整體看，因為一件藝術品是經過藝術家的苦心經營（技巧）而後完成的與原料截然不同的東西。在一件藝術品完成之前，當然要有原料，也當然要有技巧（技巧包含作者身心勞動的全部）；在這個階段，技巧和原料是分開的，也可以分開來談。待作品完成後，它必然是一個獨立完整的有機體。要評，就不能把它硬分成「技巧」和「內容」，這一分，整個藝術品的生命已不存在，因為它已經被「還原」到未完成的那個階段。一塊大理石是一塊大理石，它的內容是大理石的礦物成份。用一塊大理石雕成一座雕像，是截然不同的，它的內容是那座雕像所要表現的一切。這件雕像的產生，全靠雕塑家匠心的營造，沒有雕塑家的匠心（技巧），原料永遠是原料。雕像與藝術家的心血渾然成爲另一個生命，絕對不能分割。你可以動用任何標準來批評一件作品的好



壞，甚而進一步判定它的成敗。但是，你不能抽離藝術家溶進石頭的使材料脫胎而成生命的「技巧」，然後大談其「內容」。一堆相同的文字，由兩個人加以排列組織，必然成爲兩篇截然不同的東西。抽離匠心，你談的只是文字，不是藝術的篇章。當你說一件造品是成功的，它整個兒是成功的；內容是成功的，技巧是成功的，一切都是成功的。

21-1-1971

息夫很是苦惱，原因是老頭子跟他過不去。我跟他開玩笑說：像你這樣的前衛份子，爲這種事苦惱，真是意料之外了。他說：我能怎樣呢？我正在服役呀！息夫正是一個在國外做文化事業的「軍人」，像以前的安敦禮那樣。眼見一個苦惱的馬列主義者，我不禁感到：他事實上也只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凡人：除了要吃要穿，要日新日日新的女人而外，還要在大部份人類的苦痛未解決之前，有一份相當輕鬆的職業。

老頭子最近曾「突擊」他的辦公室，發現他身著波希米亞式的黑衣褲，胸前還有一串女人用的菓核項鍊。「我要你寫封信，詢問有關當局處罰在國外服役的軍人的辦法是怎麼樣的！」老板對他說。息夫在驚震之餘，信還是寫了。可是老板表示不滿意：「還是我自己寫！」從此，息夫一直想從最接近老板的皮爾夫人那裡打聽老板是否把信寄出。他的苦惱自然是由於舒適的生活（不止是飯碗而已）受到威脅，若是想得嚴重些，要是犯上甚麼「法」之類的，說不定還要「坐牢」呢。這是一個一如我們時常形容的「非常空洞」的地方，然而，令我「不解」的是：一向態度強硬的他，到此整個扁掉。至於那位自稱站在社會主義一邊的皮爾夫人呢？我好管閒事地跑去跟她談這件事。我想這該是她以行動表現她的「慈悲爲懷」的時候。「陳先生，你知道，我在這裡七年了。加上以前的經驗，我搞行政工作有十三年了。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平。雖然你有理由，上峯永遠是對的。現實生活不是一束玫瑰花，你能說甚麼呢？息夫今早又通過室內電話問我寄信的事，我告訴他有話我會去看他，這樣子別人是聽得到的呀！」

那人以樹葉爲冠，把戴在頭上的葉子紮成鷄冠形。他在路邊開始作江湖式的演說。他將一個鷹爪花蕾夾在嘴唇之間，點上了火，當煙抽起來。「詩人吃香。」他說。觀眾越來越多，團團圍在那裡。那人旋即離去，不久，拉來一隻裝飾華麗樣子怪誕的馬。他把馬拴在人群當中，便逕自與另一個人躲到一個角落，玩起撲克牌。對方輸了好多錢，後來，對方大聲說那人是以騙術贏錢。那人終於把全部的錢還給對方。後來，他向衆人出示一個鼓，鼓身大而圓，兩頭收成尖形，鼓面小得像一面小鼓，鼓槌與鼓面一樣大，而這樣的鼓槌是很大的。

## 26-1-71

今晚是除夕。去年除夕，父親在這裡，但我的心情落寞。前年的除夕，在路邊吃一碗魚丸。今年母親在這裡，她叫我好好洗個澡，又說祖母每到除夕，總是要子孫們吃塊肉，才會好皮好肉。家很淨潔，不過，還是要掃一掃，明天掃帚要休息了。

要給母親一點錢，她不要。我大聲說一定要拿我的錢，她才收下，並說要帶在身上過年。我精神飽滿，力大無比，很是快活。我的喉內滿是淚水。

祖父逝世時，父親才滿兩個月又兩天。祖母一手把七個孩子帶大，真了不起。她的時代，生活苦不堪言，她常說：「我要靠這個六十二天的。」父七歲時尙未斷奶，祖母忙於炊事，他要吃奶，她叫他：「跪下去！」祖母逝世後幾年父親才得到消息，那時抗戰，音訊全無，當時他在喝酒，母親死了，酒友們聽到一種從未聽過的哭聲。

父親結婚時是正月，四月南渡。他給母親的一枚戒指，臨走時要回去當路費，至今還沒有還她。兩次返鄉，身上都不滿百元；朋友們寫信探望，附寄一兩元錢，他便拿去買塊肉，分給哥嫂們。至今，每一個經過家門的小販，他都跟他買一點東西。他煙抽得太多，廿多歲就患上了咳嗽，每晚得在牀邊的泥地上撒一堆沙，給他吐痰。幾十年過去了，他的氣管遭到嚴重破壞。

母親四、五歲的時候，我的外祖父母都已逝世，她和舅父就像「泥沙垃圾」一樣，寄居在叔孀家裡

。小時候，爲了要吃一點煎粿，先跟人家借一錫，吃完零食，就要替人家剝一大罐的生蠔以還債。她到處幫人家帶小孩，人家給他三餐。跳蚤，骯髒的衣服，舅母的白眼。她的小小的背上老是有一個小孩，「喂，小鬼，亦要縛死自己是嗎？」鄰人們時常這麼問她。十多歲時，與舅父剝蠔爲生，家境比較好轉。她自學畫花，針線，鄰人們的繡鞋大部份是她的傑作。

30-1-1971 「感天大帝」籤詩

兩國相持鷓鴣峰，一時尙未決雌雄；  
臨機密避有籌策，奏捷還將得大功。

11-2-1971 龍鳳呈祥

13-2-1971 dream 10

她的堂姐夫起身後不久，就帶了美金，麵包和髮臘下樓。他說要讓我這個客人試用一下U S A的頭油。早餐後，他把頭油等物帶回去樓上，然後跟我就啖呀忘記給你用頭油。我回答說我從來不用頭油。她父親西裝短褲打扮，說道：「破壞一隻鳥。」我跟他走去，看到一棵大樹，樹上擺着一個鳥籠，內有一隻烏鴉，籠外三隻鷹，正在啄打那隻沒有反抗的烏鴉。我抓起一支長竹竿，攻擊那些鷹。那些鷹退到更高處，我再換了一支更長的竹竿，繼續攻擊。有一次我刺到一隻鷹的眼睛，另一次只勾到鷹爪。鷹已不見，我看到三個襁褓的小女孩坐在樹下，頭髮都亂成一團。其中一個打開兩粒粽子，三個人同時吃起來。最大的一個吃掉了一個餛飩，最小的只是把一粒栗子放入口中，又吐出來，再拿起一塊豬油舐了幾下，便交給最大的。在她們的旁邊，坐着一個大男孩。他告訴她們：「我們有電台，我自己常常寫新聞，送到比如Cambodia那裡去。」

我的房子很大，人很少；我一夜回家，窗戶緊閉，那種氣息使我心悶。那麼大的房子，我想，一定有一個人躲在某一根柱子的後邊，或者是在某個拐彎，某個陰暗的角落，我動手開窗，把所有的窗都打開，要讓一點光，空氣和大自然傳到房裡來。可是，房子依然陰暗，我於是扭亮幾粒電燈。這些電燈作星狀排列，非常有緻，且熱度灼人。不久，每粒燈都冒出黑烟，越來越濃。

這時，整個房子都是人，都在跑動，他們都出來了。有些燈泡吐出腥紅的火燄，有個孩子在撲打一粒燈泡的火。人的跑動與慌亂，使整個房子不斷搖擺。

這是一隻在大海中搖擺的船。甲板很滑，船身上任何一道空隙都塞滿了火燄。火舌伸出來，佔領整隻船。他們開始跳下水去，海載着生靈。你拉住他的腳，他拉住你的手，誰也不肯放手。

#### ＊禪家語言

隔壁兩個小孩在鬥嘴：

哥：瘋的。

弟：你才是。

哥：我有個瘋弟弟。

弟：你是瘋的哥哥，我是瘋的弟弟。

17-1-1971

凌晨五時母與豪赴隆

18-4-1971

在藝壇上，再神聖的巨怪，最終也不免要成爲過去。畢卡索靠他的才智，贏得眩目的光芒，幾乎搶盡了與他同時代的藝術家的風頭。可是，有一個名叫西撒（Cobin）的人，在這個炎炎的正午，却保有一個深富神秘性的空間，並且能够在生時自成一套傳奇。此人是今日法國藝壇上最受詆毀也是最重要的雕塑家之一。

西撒於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生於馬賽，是意大利移民的後裔。他的身世是人所熟知的：一個貧苦人家的孩子，千辛萬苦來到巴黎，結果成爲大雕塑家。在他的記憶中，他最早認識的藝術家是馬賽聖查利墳場的墓碑石工。

他雕塑用的材料是廢鐵、浮木等物，極引起注意，技巧包括捶壓的方法。事實上，他說：「材料和技巧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造出來的東西。」

在許多人眼中，西撒的作品只是廢鐵。加加洛（Gargallo）和岡查列（Gonzales）是鐵質雕塑的先驅。在他們之後，西撒首先發現這種金屬的表現性能，而且單靠廢鐵，就擠身於現代大雕塑家的行列。他應用廢鐵的最初始原因是：「我有一股表現自己的衝動，用我的雙手創造東西。大理石太昂貴，廢鐵則隨手可得……。」

他在一家舊鐵廠的一角建起工作室，廠主允許他利用任何廢物。西撒就這樣開始一系列神奇的製作：強壯的女人，豪乳，寬大的臀部，豐滿又深具母性的趣味，鐵釘鏢絲金屬片造成的昆蟲。這些製作，硬行分解開來，只是舊汽車部份，廢機器而已。

這位「物質的有機語言」的發掘者，選擇自由，冒險和新穎，以示對學院和官方地位的反抗。在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七年的五月沙龍，他以上噸重和長達數公尺的作品，在會場引起觀眾驚動和毀謗的雷聲。

20-4-1971

法國哲學家及作家R. 德布萊（Regis Debray）於去年十二月廿三日獲得玻利維亞新任總統都列士將軍之赦免，自監獄中釋放出來。他是由於參與玻利維亞的游擊隊活動而被捕入獄。他獲釋後即被驅逐出境，一架軍機將他運送到智利北部的伊基圭。他接受智利詩人P. 奈魯達（Pablo Neruda）的邀請，前往奈魯達在聖地牙哥西邊的一個小港口的別墅休息。他只獲准在智利逗留十五天。

德布萊是「革命中的革命」（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一書的作者，現年二十九歲，出身巴黎名門，二十歲時即畢業於Ecole Normale的哲學系。該學府是法國培植教授人材的搖籃。他是阿杜塞（L. Althusser）的學生。阿杜塞是日後法國親毛思想的知識份子的先導。



德布萊一向嚮往拉丁美洲。在法國一項技術援助計劃下，得以前往古巴哈瓦那（Havana）大學教授哲學。他結識了卡斯特洛和仄·古花拉（Che Guevara）。「革命中的革命」即是根據他們的談話寫成，這本書銷書已經成爲全世界左傾知識份子的經典讀物。這是一本實踐革命的理論著作。德布萊爲了要把理論付諸實踐，於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與一位阿根廷的畫家C·布多士（Ciro Bustos）一同離開哈瓦那大學，前往玻利維亞西南部的南加胡亞柱（Nawchuzazu），加入一支由古巴人所領導的玻利維亞游擊隊。這游擊隊是仄·古花拉組成的。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德布萊和布多士在森林中被捕。九月廿六日在卡米里（Caminari）的一個軍事法庭上被控以「反叛，謀殺及偷盜」等罪狀。在庭上，他指責玻利維亞官方對他施以刑罰，並辯稱自己只是在玻利維亞進行報導工作的記者。到十月，當仄·古花拉被玻利維亞軍隊殺死的消息傳出時，他的態度改變了，他說：「我要求軍事法庭准許我聲明：我參予游擊隊的活動。」但是，他仍然否認會運送武器用以對抗玻利維亞軍隊。到十一月，法庭的審訊又起變化：玻利維亞軍隊獲得仄·古花拉生時的日記。根據日記中的記載：仄認爲德布萊並不適於戰爭任務。當他被捕之時，他正進行將仄的一項秘密消息帶給卡斯特洛，消息是說古巴人正在秘密急迫地策劃一個游擊隊叛亂活動。結果德布萊和布多士均被判處三十年的監禁。德認爲這項判決毫無法律效果，他拒絕上訴。

德布萊被單獨囚禁在卡米里的一個守備森嚴的監牢中，卡米里在玻利維亞西南部。他在獄穴內受到軟硬兼施的待遇。有一個時期他完全被隔離起來。但是，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他被准許與瑪麗·伊麗莎白·波哥斯（Marry Elizabeth Burgos）結婚。他們的婚禮，歷時不超過十五分鐘，連接吻的機會都沒有。瑪麗是個委內瑞拉的女孩，從小就搞革命，於一九六四年認識德布萊。

與此同時，國外不斷傳來替他爭取釋放的要求：梵諦岡，戴高樂，畢卡索，馬洛婁，沙特，莫里亞克，卓別靈都爲他向玻利維亞官方爭取釋放。在玻利維亞國內有更多的人在爲他發言，有記者，商團等等。一九六九年A·歐凡都執政時，曾經暗示可能赦放他，但是最終還是沒有下文。

德布萊獲釋後，即在卡米里向當地一位法新社記者發言表示：他的自由是玻利維亞人民所給予的。他說：他下獄不滿四年就獲釋是有「許多因素」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國內人民的團結運動」。因此，他深深感激玻利維亞國內的中央職工會，政治團體，學人以及農人，他們一直在爲他和他的同伴們爭取自由。在十月七日的一次半革命之後，呈交都列士總統的公衆提議中，首項提議即是要求總統大赦。德

布萊以爲這種國內運動在政治基礎上比任何可能的或想像的國際運動都更有力量。又有一次，當總統訪問礦區時，玻利維亞的礦工們公開要求他釋放德布萊及布多士等人，這種力量遠超過任何名人的簽名。

德布萊承認他被監禁的這幾年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說：「古亞沙利亞（Guchalia，統管此區監獄的將軍）在一九六八年下令建築這個牢獄時，他的腦海中一定是在構想一個動物園。我是被關在一個四碼寬八碼長的監牢中，這範圍包括庭院，廁所以及三間小室。這種監禁摧毀了人的神經，你就像是被關在籠子裡的動物那樣，自己向牆壁撞擊。總之，我變成一個發鬱悶症的人。不過，我的修養却比二年前更好。我也必須承認最近幾個月我在獄中所受的待遇有了很大的改進。」

在上述的訪談中，德布萊指出：這是他最後一次接受訪問。他對於一切有關他的公開報導已感到厭倦，對於那些歪曲他的言談的報導，他更感到苦惱，他要求報界停止發表有關他的文字。「這種明星類型的角色對我非常不適。」他又說：「在玻利維亞戰爭中死去的人，大多數是默默無聞。然而他們是驚人的戰士，他們活着時我認識他們。他們所應得到的記者們的關注，應該比我多千百倍。有一天我就要我所知講述他們的事蹟，不論我講得好不好，他們終將永垂不朽。」

## 19-5-1971

人費了很長的時間，弄成一套「真」與「假」的標準，然後在那裡等待，遇有事情，便很有把握的依此做出判斷。把某個人喊的口號當成「真」，爲他憤慨，流涕，甚而準備效死，而當那個人違背口號，連自己的「真理」也棄之不顧，進行懺悔之時，一度爲他激昂歡笑痛哭者，便絕望透頂了，也開始動用「假」，否定前此的「真」。事實上，喊口號與寫自白書，都是「Tactic，跟你的「真」和「假」毫無關係，準是以觀，可窺不爲「物」所轉的寂境。上帝用相同的模子造人，當他打人的鼻孔吹進生命之時，也順手塞進一種爭取而後維護自身利益的本能，之後，上帝因懶惰而停工。

## 10-6-1971

與漢，約翰，息婦等尋訪一位印度 Guru。打坐以後，他講起跟甘地會面的小故事，那時他年青活潑，是個馬克思信徒，覺得有義務把馬介紹給甘地先生。

甘地：你是誠懇的嗎？

答：是的。

甘地：你有堅定的信仰嗎？

答：有。

甘地：你看我是誠懇的嗎？

答：你或許是誠懇的。

甘地：你覺得我有堅定的信仰嗎？

答：你或許是有的。

甘地：好，我們都是誠懇的，我們也都有堅定的信仰。Truth Has Many Faces。馬所說的是它的一面，我所說的是另外的一面。

16-6-1971

自畫像

宴客。練功一小時，眼力穿牆，澈夜不眠。凌晨三時半，半跌入坐，繫心於鼻，不能繫猿猴於木椿。數息三十，不知氣是否已達小腹。鳥之音樂綿密，不絕於耳。

20-7-1971

第一次駕車上班，第一次駕車下班，平均50—60M.P.H.，到家時是下午二時十五分，接瑞河信，字跡潦草，信末日期是七月十七日，抄錄：

.....

「我母親死時沒有時間留言，我父親在一個小時後的夜間九點多才從園里趕回來。以五十七歲的年齡遽然離開，這玩笑開得太大了。我當晚接板城可均來電時一直到捐電與你，一直到機場，都沒有一滴淚，一抵步，衝向停放在大廳里的，白布覆蓋着的事實才控制不了。呼天搶地再也推不掉這個遺恨——我母親一貫說她要活到八十四，我從來沒有懷疑過。會到過好玩的地方，心說以後帶她來，會吃過好吃

的說以後帶她來吃，如今這許多以後都變成一個大謊言。

「沒什麼，一個平庸但信心十足的女人倒下去了。她的信心到她頭暈倒下去時還在安慰自己這是暫時的，過一會就好了，但她不能不失敗了。我兩個妹妹次日下午三點半才從K·L·趕回來，如今一家里都是黑衣人。」

「目不識丁、卅六年前從中國廣東省豐順縣一個貧瘠的鄉下，赤足南渡，在日軍鎗尖底下抱孩子與憲兵隊爭執的女人，一共生了十二個孩子，日治時死了四個，八年前車禍又死了一個，如今二男五女，六個女孫三個男孫。一生是父親的洩氣囊，孩子教育問題可以放在親情與眼淚之前，鼓勵離家，向外發展，而自己空守寂寞，尙且如低級勞工一樣地幹活的，就是這麼一個平庸而信心十足的女人。生性容忍和，毫無世代的差距，十年前皈依基督，可以一人在森林中走夜路，毫無懼色。」

「只是要輪到我這浪子去遺恨一世了。」

「我還不知道什麼時候離開這裡，直到等我把母親生前的生活照全部裏集齊整（還有一些 Slide 要洗印成 Prints），好好編排在相冊里。」

「我沒有替母親速寫。」

「也不準備除了給你寫這封信後再向誰談起母親，也不準備再爲她寫什麼，一切都已過份充滿，我不想作多餘的事。她被安葬在變溪大年基督墳場，那里已有我八年前失去的愛妹，一個叔公，將來還有我的姑祖母，還有我父親也將伴她在身邊。」

may's poems



梅法貞著

梅詩集



平海詩集

抄本

這本詩集原訂 2020 年出版，現在是 2019 年，小打什麼？

一律又取此數的自序，有了幾篇文字，每篇都是詩地。

這本詩集出現，那裏，法律規章，一部新集。

這本詩集，國士籍和文仙詩，這在詩人來說，並小是一

道，甘苦，而且，很苦，又苦，這在詩人來說，表各，很

好，在 Literary achievement 本集，這在詩人來說，三，十年

add. rien. 不苦，不苦，這在詩人來說，也是真的，在

科本，這本詩集，這在詩人來說，這在詩人來說，這在詩人來說

這本詩集，這在詩人來說，這在詩人來說，這在詩人來說

這本詩集，這在詩人來說，這在詩人來說，這在詩人來說

Gramophone

# 序 流川詩集「晨城」

詩寫作，像蝶翅，是一個個體的部份再生工作，以流川的例子說，在塔尖上一樣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即使是處在讀者的境遇中，也將洞然看見花朵，以及其所身受的摧殘。這種人的感覺上思維上的變形，它的起因，在自力方面，是由於一種火已在他的心中燒起，他力方面，則是一種火已經燒到他的身上，不寫，無以繼續抽象的詩壇的部份光明。「晨城」同時是他的釘鞋留下的痕跡，加上他的自剖，流川的身份是可辨認的；他對週遭以及一套約定俗成的詞彙也提出疑問，這態度是認識的必然結果，也很富競技精神。一個利根並且又肯精進的詩作者，時間的意義，顯示在他的愈來愈高大的身心，同時顯示在一個愈來愈廣濶的詩的世界。而對一首詩感到失望，對另一首表示激賞，正是認真的讀者對任何一部詩集的正常反應，否則，我們也不會不停地向不可企及的「完美」邁進。Theodor Adorno 在戰後宣佈詩的死亡，Witgenstein 聲稱以後可能存在的語言必然是自然科學的語言，普通一般語言再也不能捕捉現實。在一部詩集即將出版之時來回想這種「現實主義」的說法，是有趣的，因為這可証實這種說法只能代表它的本身。Paul Cean 更徹底地否定語言，以詩暴露語言的空洞與無能，可是，他之所以存在，且在 Rilke 及 Gottfried Benn 之後獨當一面，還是因為他寫詩，寫他那一類的詩。流川跟我研讀 Leopoldo 的造品時，那種無限與永恆的感受，那種享受，絕對是屬於詩的。

# 黃明宗的雕塑



有一次，在展覽會場，一個觀眾蹲下來欣賞黃明宗的一件大型雕塑作品；當他站起身，不意撞到那座雕塑，痛得他直搓着頭。「對不起，請不要撞壞我的雕塑，」明宗說。賈可梅提在貓與畫之間，選擇了貓。在生靈與雕塑之間，明宗選擇雕塑。這種選擇，像是簽了一張賣身契約，使他再也無法放下他的刀斧。一回頭，二十多年了，貧苦，竄陋的工作環境，巴黎骯髒的街頭，絲毫沒有磨損這個青年剛硬似鐵的鬥志，歹羊稱他是「苦難之子」。

米開朗基羅，摩爾，以及西撒，都會經是「苦難之子」。苦難本身不一定能使一個個體變成藝術家。可是，苦難跟一個決定將生命獻給藝術的人的認知，信念及勤奮結合，便有巨大的發酵作用，它終會在時間的監視下，熬出又苦又香的佳釀來。明宗的酒量驚人，除了雕塑，他也搞金石、墨、陶瓷和油膏；他沉醉在一系列海浪的繽紛排列，瓦的氣味，千萬黑色，朱砂的裂痕以及由生的悲欣的機理所組成的力量之中。這一連串艱辛的實驗與創造，證明一個從業者，就是詩人里爾克所說的永恆的開始者；動一次筆，下一次刀，都帶來新的起點，歲月在夏卡爾的感受中，是沒有岸的河流。而隱藏在創造背面的動機，借用心理學家馬斯羅的詞彙，是爲了實現對「自我的確認」。

自我確認相對的也含蘊着自我的天才獲得認可的希望。可是，當你跟明宗說：「我封你做世界上最偉大的藝術家如何？」「畢加索都比不上我，好呀，那下一句怎麼說呢？」下一句？下一句該怎麼說？誰也接不上來了。相反的，明宗編織了另一個「公案」：一個拾荒者經過他的家門，看見他擺在門邊的一件粗頭亂髮的泥塑。「臭銅還是爛鐵？」拾荒者問。「臭鐵，」明宗答。「賣嗎？」拾荒者問。「多少錢一斤？」明宗問。「九角，」拾荒者答。他的態度，毋寧是梵谷的「我自家像是個農夫」的自謙。

明宗是抽象和具象並進的，用具象的外在來表現出內在的精神，用抽象的精神來固定一種布朗庫西所追求的內在形式。摩爾看不出抽象與具象不能並存的理由。他沒有理論，在沒有真正的談話對象時，他沉默得像大理石；他抓起一片泥土，運力一推一壓，那塊肌肉就是他的理論。在工具方面，明宗最依重最會應用又應用最多的還是那雙能夠創造一切工具的工具——手，羅丹的，上帝的手。近作氣魄愈來愈大，也很善於利用空間這種材料，質地也愈來愈堅實，有一天，我們將給他銅，以及更大的金屬。總之，我們已經有了黃明宗，他有一條立體的靈魂，而時代等待着牠，那是一條很長的路。寫到這裡，我覺得我手中少了一片泥土，好用來給他捏一個大眾所喜歡觀看的所謂「獎章」。

一九七一年七月廿八日

編輯室  
風  
訊

□關於牧玲奴，說得太多，反而會嫌囉嗦。

□這一期是牧玲奴一個人的專號，在雜誌的出版歷史上，敢於用一個作家做整期的專號的，在記憶中是沒有的。

□現在，我們這樣做了，我們預料到會有兩方面的意見，一是贊同，一是異議；要做一件事，就計較不了那麼多了。

□這一期專號的內容，是一項事實的呈現：牧玲奴是拿得出作品來的，而且是多方面的創作。

□我們無意自我或互相標榜，也不願意製造偶像，但是，如果一位作家應能獲到的掌聲和喝彩，而群眾卻懼於發出，那麼，失敗的不是作家，而是群眾。

□我們不避仇，也不避親，值得做的事就該去做，誠實地做，我們早就說過，我們的態度是誠實的。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蕉風月刊 牧羚奴作品專號

一九七一年九月號 224 期